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金色童子經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羣迷闡揚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言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眞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揔繁形類竅鑿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貝葉之眞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成鄣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表柔伏貪佷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華雨於金輪護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以示來者如縻螢爝火不足比之於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者哉

繼作聖教序

眞宗文明章聖元孝皇帝製

高明肇分三辰方乃序其次厚載初定萬彙於以發乎端清濁之體既彰

善惡之源是顯然後以文物立其教以正典化其俗利益之功同歸於理於是乎像法來於西國眞諦流於中夏洞貫千古眞實之理無以窮囊括九圍玄妙之門莫能究言乎妄想則五蘊皆空現乃眞容則一毫圓滿廣大之教豈能紀述者哉伏覩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法性周圓仁慈普布化蠻貊則萬邦輻湊躋烝民於仁壽之鄉崇教法則四海雲從惠蒼生於富庶之域見尊經之浩汗設方便以救沈淪知法界之恢宏行精進而攝懈怠乃擇其邃宇校彼眞文命天竺之高僧譯貝多之佛語象管翻成於金字珠編復置於琅函龍宮之聖藻惟新鷲嶺之茲翻仰歎由是三乘共貫四諦同圓盡苦空眞正之言顯祕密精研之義讚相相乎實相論空空乎盡空華嚴之理合軌轍金像之教同規矩朕纘嗣丕構恭臨寶圖常翼翼而撫兆民每兢兢而守

先訓以至釋典尤未精詳諒其幽深曷能探測有譯經西域僧法賢奏章懇切致意專勤以

先皇帝大闡眞風高傳佛言興前王之墜典振覺路之頹綱欲旌

天造之功庸用廣

聖文之述作請予製序繼聖教焉自聖考上僊追號罔息政事之外何暇經心今已禪除思臻微奧雖幼承慈誨奈夙乏通才焉窮乎法海之津涯莫造乎空門之閫域略敷大意以徇輿情蹄涔不足擬浴日之波尺箠豈能量昊天之影聊述短序以紀聖功者焉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一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禄大夫師賢等奉詔譯

如是隨聞尊者大迦葉已趣圓常尊者阿難具大威德有大智慧與尊者舍利子等無有異悲心如佛普攝一切能於國城聚落方處隨彼彼處以勝方便調伏化度一切衆生乃至後時廣爲教化俱胝百千諸衆生故宣說正法而雨甘露灌注心頂周徧廣嚴大城菴羅樹園皆作利樂

是時王舍大城有一商主其名日照居處城中財寶富饒眷屬熾盛其廣其大攝聚增多與毗沙門天王等無有異以富盛故娶於上族相與嬉戲遊止娛樂久無嗣息長者眷屬心懷渴慕極生憂惱

是時忉利天中有一天子具福威德天報將盡五衰相現然其樂欲觀佛出世乃至涅槃莊嚴等事求於人中相續受生

尒時帝釋天主觀彼天子將其謝滅樂欲觀佛莊嚴等事欲於人中相續受生知已乃謂彼天子言汝若樂欲人中生者汝今應知王舍城中有一商主其名日照而彼妻室堪汝托陰天子荅言我昔曾聞彼商主者於佛法中而無淨信帝釋復言仁者今當如我所作我能令彼日照商主於佛法中深生淨信天子白言如天主語唯然受教若彼商主與其妻室乃至盡壽歸依三寶我當從命托彼陰中是時帝釋天主從天中隱即於王舍大城日照商主舍中處空而住以其

帝釋天主色相威神周帀是舍有微妙光而爲照耀

時日照商主見是微妙光明照已深生奇異舉照恰目周徧四方審諦觀察乃見帝釋天主勝相即時頭面礼奉雙足作是白言天主我於今日快得善利汝天聖尊降于小舍當何教令吉祥勝事何所成辦天主荅言商主知汝無子汝若希求有子息者汝與妻室從今已往乃至盡壽應發淨心歸依三寶當生貴子是時日照商主聞是語已心意泰然踊躍歡喜作是白言天主我等今者如尊教令從今已往乃至盡壽同已妻室皆發淨心歸依三寶

尒時帝釋天主爲其日照商主及彼妻室開發淨信歸依三寶已即於王舍城中隱而不現還復忉利天中彼天子宮現住其前爲彼天子一一廣宣如上事相乃至其後而彼天子於彼天中謝滅天報即於王舍城中日照商主之妻托陰胎藏聖子入胎奇相斯現時商主妻身中自然具有最

上色相威光悅意香風時來吹觸是時國城賢女之家皆生智者復有五種獨異之相何等爲五一者能知人所愛樂二者能知人不愛樂三者知時四者能知時中微細五者能知入胎藏事入胎藏事者謂入胎時能知所生是男是女若是男者於胎藏中依右而住若是女者於胎藏中依左而住是時其妻心生歡喜謂夫主言君應當知我觀于今所懷聖子胎藏分位漸增成長依右而住其後當生決定是男夫主聞已加復欣悅時商主妻其身輕舉乃舒右臂即作是言我久時中希求子息願見子面今所懷子若生未生我今宜應營作福事即召主執聚以珍財隨力行施令我種族久住昌盛何以故我於前世若少若多隨行布施作福事已於今生中施名不墜示復生生隨逐不失

尒時商主之妻胎藏漸成預知其相處于高閣安隱之所善養護之寒即隨寒而妙資養熱即隨熱而妙資養方藥攝治飲食順度苦醋甘辛鹹淡

之味悉無過極六味調匀離諸僭失復以瓔珞莊嚴其身猶如天女而常遊戲歡喜園中若座若床高低隨易或履地時無諸硬澀亦不少聞不悅意聲乃至其後胎中分位成熟圓滿或滿八月或滿九月生一童子色相殊麗人所樂觀端正嚴好支體成滿身有金色光相艶赫諸分具足悅目適心衆共瞻覩金黃色衣自然覆體旃檀香風徧觸其身口中復出優鉢花香童子生時長者舍中又復雨衆妙衣所雨之衣皆悉金色迦尼迦花繽紛而墜現如是等希有瑞相廣大圓成

是時日照商主與其妻室并諸眷屬見是事已咸生驚異于時商主即出其舍住於門側自外而觀愈增欣躍見是相已乃作是念童子誕生誠多增長心生最上最極歡喜還入舍中乃至其後見是童子色相殊麗端正嚴好踊躍歡喜說伽陀白

快哉我今得善利　快哉意願已圓成
福威德子今日生　是故我心大歡喜

說伽陀已以歡喜故復出家中殊妙衣服普施沙門及婆羅門孤露貧者宗里親屬以營福事

尒時童子生後已經二十一日廣爲修營衆福事已親族共議宜當立名有親者言今此童子身有金色艶赫光明諸親今當爲此童子立名金色衆議已定于是乃名金色童子

是時商主即爲金色童子選八女人命爲其母二爲養育二爲洗濯二爲乳哺二爲戲翫由是速疾長養成立如淨蓮花淤泥中出漸當教習童子藝能若書若筭及諸事業一爲安布書筭印記二爲安布諸所用具三布衣服四安布馬五布乘轝六布珍寶七布童男八布童女如是八種廣安布已悉令觀矚驗其所好而後童子藝業成立語言明利信心清淨志意賢善自利利他具大威德善修悲行成就法欲愛念衆生智慧明了善解文論如是童子功業圓備商主尒時作是思惟今此童子福威德力衣服財寶一切圓具然我不知此福威德

其何所因豈非以我歸依三寶勝威力故此子誕生獲是勝福其後商主於佛法中轉生淨信依時如應作諸佛事

尒時王舍城中有一商主名曰離垢經泛大海獲利圓成安隱而還爲佛世尊及千二百五十苾芻眷屬普徧清淨飯供已訖一一苾芻復以三衣而爲布施于是離垢商主淨信之名充徧世間咸讚是言今此商主善爲商導涉渡大海果利無虛而能於佛法中廣作勝事

時日照商主聞是言已願相習教乃起是念我若同此涉渡大海無難還者願我當以佛諸聲聞弟子之衆乃至徧住此閻浮提以佛教勑乘爲一會我當悉以上妙飲食徧供給已復於一一苾芻各以上妙三衣周行給施作是念已具以上事告語其妻妻即荅言夫主若能有其勢用隨汝所願必能成辦

是時日照商主即於王舍城中三復振鈴徧警告已乃與五百商人眷屬

登涉大海既已得渡安處彼方時佛世尊已入涅槃其後復聞尊者大迦葉亦入涅槃乃至後時金色童子於竹林精舍聞一苾芻誦無常偈曰

若晝若夜中　或行或復住
如大河迅流　念念無停止
寢宿過是夜　壽命隨減少
猶如少水魚　斯何有其樂
此色相衰朽　病集即破壞
如羊被殺時　命去死不久
此身非久住　地等六大成
譬如曠野居　無門無關閉
此身何所樂　穢惡衆盈流
病苦所縈纏　老死常驚怖
今此穢惡身　病集即離散
得勝寂靜時　乃最上安樂

是時金色童子聞是偈已於生死中極生厭離欣樂涅槃廣多讚歎即時礼奉彼苾芻已乃發問言向聞聖者所誦偈句云何語邪苾芻荅言汝今當知此是佛語童子聞已於佛法中益生淨信乃發歸誠樂欲出家轉復肅恭於苾芻前再伸拜奉白言聖者

我今樂欲清淨出家惟願聖者悲愍
攝受令得出家茲芻答言汝欲出家
父母聽不童子答言未承其命茲芻
告言汝今宜應往白父母若其聽許
乃可出家童子復言如尊所教是時
金色童子深厭生死極大怖畏志樂
出家即還自舍詣其母所拜奉雙足
前白母言願母知我我今樂欲清淨
出家於佛法中修正法律惟垂聽許
母聞言已悚然驚懼拊膝傷歎謂其
子言唯汝一子我所愛念如其意樂
百種依隨云何汝今捨我出家子白
母言母今當知諸有恩愛決定離散
願母于今聽我出家修正法律母聞
言已逼惱之心轉復增極哽咽垂涕
復謂子言子今當知勿於我前三復
斯說無令熱血自口而流其母即時
乃自思忖若今如是畢竟不能止其
意樂宜設方便以解其心乃復謂言
童子汝父淨信於佛法中廣營勝事
已涉大海非久即還汝今宜應俟父
歸復父必有命聽汝出家
是時童子於母孝奉即自思惟我若

重復啓言陳告必令我母極生逼惱
我宜從命俟父還家于是童子默然
受教
尒時金色童子以其色相嚴好殊麗
凡於四衢經遊出處衆共瞻覩觀者
無厭時童子母復作是念我子端嚴
色相殊麗衆所愛樂然我之子於世
間法深生厭背以是緣故心常懷疑
此子欻然捨我出家我今應當隨逐
防衛子若去之後當生苦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一

孔目官　尹元
譯百法論上生經賜紫沙門臣　澄觀　證義
譯百法論上生金剛經賜紫沙門臣　淨覺　證義
譯法華經演教大師賜紫沙門臣　慧觀　證義
譯南山律慈恩大師賜紫沙門臣　覺定　證義
譯法華經廣演大師賜紫沙門臣　遇榮　綴文
左街聖義賜紫沙門臣　雜濤　證義
[illegible]

[illegible]
譯經孔目官　[illegible]
三司大判官尹元
譯四明唯識論上生經底蘭大師賜紫沙門臣善初　證義
譯天台教文章慈雲大師賜紫沙門臣清論　證義
譯百法論上生經宣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澄政　證義
譯法華經演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晉慈　證義
譯法華經廣演大師賜紫沙門臣湛然　證義
左街譯經首座講四明百法論惟天大師賜紫沙門臣慧濤　證義
左街譯經首座講百法論法華經法印大師賜紫沙門臣[illegible]　證義
右街譯經首座講法華梵網經蘭大師賜紫沙門臣志記　證義
右街譯經首座講上生經百法論深奧大師賜紫沙門臣法凝　證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一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五頁中九行末字「逐」，麗作「遂」。

那

尒時金色童子其後常時親近有智沙門婆羅門等隨逐聽受善妙所說解脫道法或復親自書寫經典及營勝事

是時日照商主於王舍城外有一大園花菓繁茂清流嚴好金色童子日往遊適或時棲處讀誦經典時王舍城中有一婆女名迦尸孫那利年少端嚴人皆欣慕

是時國主阿闍世王有一大臣其名勇戾王極寵念多所委用於彼婆女素深深緣日日邀詣勇戾園中嬉戲娛樂其後一時彼迦尸孫那利女衆妙莊嚴出王舍城詣勇戾園方及路次見金色童子亦出王舍城外詣日照園中色相殊麗端正嚴好身有金色威光艷赫金黃色衣自然覆體悅目適心衆共瞻覩彼女見已乃作是念奇哉色相殊妙若此奇哉威光艷赫無比念已即時恣其瞻矚又復思惟世間若有具福女人應得此子而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二 那

令其夫獲福女人彼應難得如是文夫嬉戲娛樂然我今者其復云何欲祈緣契有無礙耶何以故今此童子諸丈夫中而獨殊麗我今雖復極生愛戀設何方便而獲契會即時趨詣彼童子前注意觀覩復自思忖令此童子體性端凝具大威德棄背世間欲涤邪緣趣向涅槃真實正道我雖愛慕彼不納受我今不應於斯受恥我亦不住勇戾園中宜隨彼往所止之處言已即時密隨童子之後

尒時童子知是事已而即速行先入園中遣守門者關閉其門是時迦尸孫那利女隔門白言童子此何道理關閉園門我今故為婆來至此婆令堅不令我獲其瞻覩亦非所宜童子默然不荅時彼女人又復惟忖令此童子不出二事一者或復畢竟不為世欲所涤一者或為鬼魅所著於一切處以我色相或以言說皆悉不能獲其附近我今雖復志欲親附然斯觀覩關閉于門縱使巧智設何等方便而終於我作其遮止我今或復勿

令知覺但候他晨先來園中潛伏宵止而是童子其必後求我即進身潛相附近時彼女人作是念已即復旋歸入於城中是日女人不獲造詣勇戾之園是時勇戾於自園中音日遊賞日時向暮彼亦不來傾望既久還入城中即遣使人詣彼迦尸孫那利婆女之舍謂女人言汝於今日以何緣故不至園中是時女人巧運方計荅使人言汝可為我啓白大臣我於今日風恙所縈頭目昏痛由斯事故不獲詣園使人受言未遑迴白親里近人潛已告語是日女人都無疾恙但為往彼金色童子園中遊觀是故不來大臣園所

尒時勇戾大臣聞是語已忿恚欻生審諦思忖若此迦尸孫那利女與彼金色童子有所契會斯實令我作無義利由是忿恚結縛於心世間所謂女人怨縛最為第一

是時大臣恚火燒心極為逼惱守度是夜得至明旦召一侍人而謂言曰汝可執劒從于我後出王舍城詣日

照圍我有少緣速疾營作侍人答言
如尊言命尒時侍人執劒隨從勇戾
大臣出王舍城入彼日照商主園已
時迦尸孫那利妓女種種嚴身示出
王舍城外詣于日照商主之園繼踵
而入時彼女人圍中忽見勇戾大臣
見已驚惶投竄無地乃作是念今日
大臣決定於我大作佷惡無義利事
是時大臣見女人已恚火熾然焚燒
心意眉蹙額皺異相悖興即速奔前
執搜其女髮髻蓬亂覆面于地勵聲
謂言汝今來此與彼金色童子誠有
要契妄謂我言風恙禁逼巧以方計
而相欺調事相若此怨縛寧逃諒汝
今時故難活命
是時迦尸孫那利妓女聞是言已苦
惱自召大生驚怖我今無復命得存
耶內極悲哀垂淚號泣從地旋起前
詣大臣礼奉雙足綏發其言懇切告
白仁者悲念不應於我殞害其命女
人之身多生過失自今而後我不復
作乃至盡壽誓為婢使願以仁慈止
息忿恚與我殘命使令存活時彼大

臣雖聞如是悲切之言以佷毒心都
無聽納於其恚火轉復熾然謂侍人
言汝今宜速揮以利劒斷取其頭棄
置于地
時彼侍人聞是惡者猛惡言已發大
戰怖乃作是念苦哉癡人極無悲愍
與此女人素深染緣而何一旦以彼
小罪欲害其命苦哉我今於斯人所
求其養活猶如蛇毒實墻驚是何故
我於下劣人所而求依止我於諸處
隨入難險豈非我今死時至耶或復
我今顯說其言而當告白若顯說時
彼或能止如斯罪業知是不正法已
毀責心意又復見是女人驚懼危逼
悲哀涕泣作是念已即時合掌前白
勇戾大臣言惟願仁者悲哀止息無
令我作如是種類不義利事無令我
作宰殺之人無令我令勇悍其意而
造殺業我主仁慈願賜救護況此女
人容止端嚴人所樂見王舍城中久
時接止諸方來者多人欣慕又此女
人一切人衆共所愛念云何我主明
慧有智於一切人所愛念處反生瞋

恚願今止息如是惡緣當免二世極
重殺業無至堅執使其破壞勿令我
身造斯惡行而自焚燒又此女人色
相威年衆共慈愛於仁者前悲哀逼
迫以甘輭言懇切祈告我聞彼言心
大戰慄又聞仁者猛惡之言欲斷其
命轉增惶怖至于邊地惡人尚無勇
心故害人命況乎仁者能勇害耶假
使一切畜生之類見諸危逼尚起愍
心況復人倫生殺害意是時侍人說
伽陀曰
仁者所出非理言　我尚不欲聞其說
況復使我實所行　願今止斯極惡業
時勇戾大臣聞是說已以佷恚緣堅
執不捨意念惡失不復本心轉增瞋
恚起諸惡相勵聲謂言咄哉男子汝
於此女亦深愛念以儻護心違我言
教隨處遮止不欲彼殺汝今從命殺
即為善若不殺者汝於今時命亦不
存時彼侍人覩斯執見佷惡危逼刃
自惟忖苦哉我今隨逐入是險惡難
中我今若不從命致殺彼當決定反
害我命何以故而此女人愛念素深

尚欲堅害況復於我不致殺耶我若從命於此女人賢善之身揮其刃者我即復何名丈夫耶我今寧可於一切處壞自身命決定終不害彼女人其後侍人別運方計即自惟忖我今宜應執劒逃竄若已若他必能護命念已即時持劒奔竄迸速其步欲出園中時勇夫大臣示逐其後至於門側時迦尸孫那利妓女身力羸瘁餘命無幾思欲奔竄其力無堪念已即時勉力而起即速前奔至一墻界墻因既高不能過越是處適值大臣旋還即時女人於阿提目多迦花林之間避走潛伏大臣不見即於是處周行觀矚乃見女人在高墻側潛伏林間是時墻下先有黑蛇潛處其穴因是出穴螫彼女人右足致傷大臣見已示復奔走是時女人即自思念此必大臣來害我命尒時專一唯懷死怖其後非久即知是處為蛇所螫是時大臣旋詣林間觀其女人瞋恚劇增心無悲愍即復前捜彼女人身蹤踐駭驚愈增疲困苦哉女人受斯殘害氣力綿微悶絕于地是時大臣審

復觀矚見是女人偃仆其地即自思惟今此女人命已殞謝我應迴復然慮餘人窺其事狀即時舉身越墻而度入於城內

尒時王舍城中諸巡警官周行警察至日照商主園中到已見彼金色童子出王舍城至自園內乃至復見迦尸孫那利妓女偃仆于地見已即時極生傷愍諸臣乃共審諦觀察此何惡人無悲愍心不懼他世罪業報應深結怨縛殺害其命苦哉人倫懷斯慘毒於女人身無慈致害是時群官周徧園中精審伺察不覩餘狀又復思忖今此女人容止端嚴素傳名譽而何此中致傷其命何等惡人造斯惡業事狀隱暗唯天所明我等今時未辯其由亦招罪咎于是群官極生憂慼互起疑心措頓不樂群官又復再入園中審細推求復覩前狀但見女人偃仆其地豈非金色童子宿業報力不能斷耶何故此女命致殞絕尒時諸巡警官互相議言今此妓女

何人致殺我等園中于三審諦周行觀矚餘無事狀唯見金色童子群官即時召其童子而發問言今此妓女何人所殺童子荅言諸官明察我於是事雖覩其狀而實不知誰人所殺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二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尒時諸巡警官相與議言衆所共觀今此童子儀相調善諒其不能發斯重業又復于今無餘異狀我等隨處遇斯艱苦今者云何理行其事中一人言此事狀者誠非我等所能參議國有刑司大臣掌法今宜監領童子女人詣彼詳辯衆議定已舉彼女人卧置竹舉執持童子俱詣法司

尒時勇戾大臣職當掌法與諸法官共會一處遥見彼諸巡警官來漸至其前即發問言汝等諸官斯來何為有何事耶諸官荅言今此女人於日照商主園中不知何人殺害其命我等審諦于三伺察於其園內唯見金色童子餘無事狀我等即時詢童子言今此女人誰致殺耶童子荅言諸官明察我於是事雖覩其狀而實不知何人所殺我等今時監領至此願賜明辯

時大臣言汝等小待須史俟當審察後詣王所求從理斷

是時掌法大臣即詣阿闍世王宮見守門者監護王門即前問言王止何處復何所作守門者言王今登殿召諸宮女鼓吹歌音方當娛樂是時大臣即於宮門求掌執者扎以其事陳奏于王今有日照商主之子於自園中殺害迦尸孫那利妓女若今不受王者詔命我等諸臣莫能宰判是時掌執宮嬪速詣王所具陳上事王正娛樂未暇審詳乃勑宮嬪汝往語彼勇戾大臣宜當審細如實詳察女使受命出宣王勑令勇戾大臣等諸法官審明其事徧宣示已時勇戾大臣還復法司謂諸巡警官言汝可往召膾宰之人令速至此到已謂言今此童子於自園中殺害迦尸孫那利妓女汝今宜往執縛其人擊鼓告令四衢巷陌普使聞知出城南門往詣棄屍林中投以鐵叉使令命絶然後同其死女置於柴積舉火焚之是時膾宰之人雖聞是命覩其金色童子色相嚴好猶如金山痛切其心互相謂曰汝等云何斯人可殺今此童子人

中難得容止可觀我等雖預膾宰亦有悲心如斯輩人豈忍害耶寧使我等自壞其命終不於斯敢行刑戮是時勇戾大臣聞膾宰人議已復作怒言汝等何故稽延時久而不速疾從其命耶

時膾宰人合掌趨前咸哀告言大臣王者願今止息我等雖預膾宰之人而亦不能勇行其事何以故今此童子色相端嚴人所愛念如何今時忍致殺耶大臣聞已轉復瞋恚告彼人言汝等若不從王命者定於今日汝等所有妻子眷屬悉同其死諸膾宰人聞是言已咸生驚怖復相謂言今此何故掌法大臣不依正法如理而行此童子者色相嚴好人中難得堅令棄置使害其命復謂我等若不殺者妻子眷屬悉同其死何故我等受斯艱苦我等今時云何所行是時諸膾宰人死怖所逼即生計智今此童子衆所愛念宜應引詣四衢巷陌多人聚處衆覩其事而是童子旋踵之間彼多人衆應起悲念不忍觀矚必

爲設其方計救護其後諸膾宰人身心逼迫如切如割皆悉涕淚咸作是言苦哉我等作何罪業如是逼切使我成辦無義利事

尒時勇戾大臣後極增恚謂膾宰言汝等何故加復延久諸膾宰人聞是語已而悉涕泣勉抑而爲乃詣童子執取其衣繫縛雙臂彼繫縛已勇戾大臣具觀其事即時驅辦掌法之司往詣棄屍林中時諸人衆觀者皆生別離愁恚而悉墮淚咸作是言苦哉危逼今此童子人中難得即期殞謝諸膾宰人監執童子周行巷陌時中容緩慮其可救又復引詣闤闠之所是時王舍城中內外所居男女大小及餘方處所來人衆而悉會聚共觀金色童子執縛其臂見已咸生苦切悲念荒惑其心俱發問言此人何故如是執縛時諸膾宰哽咽悲泣荅衆人言或謂此童子殺害迦尸孫那利女故此執持將欲棄置徧一切處衆所共聞令詣棄屍林中而後非久即當殞謝衆人聞已咸生悲苦異口同音唱如是言苦哉苦哉一何危逼而此童子色相端嚴衆所樂見身支圓具有金色光悅目適心衆共瞻覩儀相調寂智慧明利悲心具足愛念衆生常起法欲具大威德如是之人豈可殺耶賢聖彰明令何隱沒覆蔽正法非法熾然王者統臨現居尊極一何如是枉橫逼人

是時人衆說伽陀曰

色相謙恭復尊貴　最上增勝所莊嚴
我等如是觀復觀　殊妙愛樂昔未有
我等皆見此童子　今爲膾宰所執持
最極悲苦衆咸生　破壞摧毀諸身意
能開多人悅意目　復爲多人所愛樂
云何於此妙身中　王者嚴刑可能及
大衆若常觀矚時　彼欣樂心皆無足
云何棄已付法人　苦哉臣輔無悲愍
口中常說諸法律　隨其所說善能行
審觀如是調善人　何能起發斯罪業
此即乃行於非法　正法隱沒或滅亡
若令運用此功能　我等咸生離散苦
時諸人衆說伽陀　已城中復有諸女
人衆於此童子極　生愛念是中或有

一類女人以別離苦所逼惱故宛轉于地或有女人拊膝傷痛或有女人心識癡迷一一皆如離散親子受大苦惱

是時王舍城中內外所有一切人衆以此童子將期命殞咸生別離逼切之苦互相叫唱聲言雜亂戰怖惶悲苦無救

時日照商主舍中有一童女因逼衢市竊聞其事即時悲泣速還自舍詣金色童子母所到已趨前舉身投地是時金色童子之母疑惑迷亂即發問言汝有何事宜令速說童女白言尊母當知金色童子執縛其臂膾宰監逐衆皆謂言於自園中殺彼迦尸孫那利女非久即詣棄屍林中命將殞謝四衢巷陌一切人衆咸悉聞知時童子母聞是語已憂苦極深悶絕蹶地以水灑面良久乃蘇從地而起唱如是言苦哉我子苦哉我子即時戰怖驚惶失次拊膝軫悲頭髮蓬亂自舍而出奔詣四衢及諸巷陌以子別離憂苦所逼力劣心疲舉聲叫唱

凡所見者皆發問言我子金色童子
今何所在苦哉今時不見我子汝諸
仁者願賜救護願賜救護令我于今
得見其子如是悲泣周徧街巷隨處
而住
是時日照商主之妻以不見其金色
童子最極憂苦所逼切故周行迷亂
高聲叫唱凡所見者而悉礼拜合掌
告言願速救護願速救護乃至我子
未到林所其中容受令我得見又復
告言汝應悲念爲令我子未至破壞
使我得見
時童子母發苦切言告諸人已未見
子間又復唱言苦哉云何不見我子
是時舉身自投于地盤桓宛轉地中
跳躍如魚出水在枯涸地踉蹌周悸
不遑安處心如割切悲復增悲猶如
新生犢子失其牛母多種驚惶危逼
唱言苦哉我之子苦哉意所樂苦哉
善忍者苦哉大孝人苦哉名願求所
獲之愛子苦哉妙相人所樂觀苦哉
身支圓滿具足苦哉艷赫金色之身
苦哉人衆悅目瞻視苦哉衆中開樂

怡目苦哉聰利有智之者廣出無畏
悅意善言苦哉廣有悲愍心者法欲
具足愛念衆生苦哉最上煥耀家族
苦哉我之族中明炬苦哉我心所愛
樂者苦哉我之心中大寶苦哉我之
集眞實者苦哉我之妙甘露眼苦哉
我之相續深愛苦哉我之族中大寶
苦哉苦哉云何如是掌法之官不審
伺察而置我子將殞命耶
是時童子之母重復合掌再陳哀告
一切人衆力劣心疲說伽陀曰
苦哉我今無告語　云何令我今所行
我今如夢亦如癡　逼切我心大迷亂
爲子憂苦深逼迫　最極哀危散亂心
我今懇禱一切人　數數哀聲增涕泣
意不調寂非色容　我心都無所愛樂
我子將置棄屍林　汝等今時願救護
汝等若有悲愍心　即有善護者功能
如我心意實所求　願令得見於我子
我今一切無所樂　紫旃檀等妙塗香
乃至多種衆莊嚴　以悲苦救悉捐棄
手釧等諸莊嚴具　令悉非我所嚴身
童子將離困苦深　不獲抱持親撫惜

我今不復三旋繞　亦不礼奉於雙足
未曉今時以何緣　置我子於棄屍所
我觀十方皆空廓　唯覩破壞及焚燒
我心燒爇亦復然　情意癡迷無所措
速疾置於棄屍林　爲執法者所刑戮
後不復見大苦哉　爲子心中極愛樂
非我現生所作罪　必以佗生有餘殃
我今爲子憂苦深　猶如猛火燒輕草
若復我心眞實者　怨亦如親無罪業
我子因緣若實時　願令脫免斯危難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三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四　　十七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　施護　等奉　詔譯

尒時日照商主涉渡大海獲利成辦不日還復王舍大城當入城時商主忽見不吉祥相即時商主心生驚怖身極顫掉兩目眴動其相所謂群飛聚前厲聲鳴噪商主素解其占即作是念如我今者所見之相極不祥兆決定我子金色童子有燒亂事今應在近如相法說必有別離于是商主說伽陀曰

如我兩目俱眴動　群飛厲聲而鳴噪
決定我子於今時　別離之苦應在近
又若身支發顫掉　其心熱惱驚怖生
決定親子今別離　惡相同前應在近

商主說是伽陀已當其身心顫怖之際思百千種無義利事遲疑盤旋不知所止又復惟忖我今何故來復此城乃至後時聞多人衆舉聲嘩叫商主聞是嘩叫聲時又復思念乃適四衢復見多人如赦羅刹怖畏侵惱各各皆有別離苦過居商主前乃見一人即發問言仁者今此何故事相如

是彼人荅言日照商主有子其名金色童子色相端嚴衆德圓具而彼童子於自園中殺害迦尸孫那利女王官不能審察是事付執法人將欲棄置四衢巷陌衆所共聞童子非久往棄屍林命垂殞謝

是時日照商主聞是語已以子別離苦惱逼故即時悶絕而躃于地以水灑面良久乃蘇扶持漸起極大號哭流淚如雨四顧觀察作如是言苦哉我子金色童子今在何處于是商主速疾周行巷陌尋求乃見已妻荒迷散髮拊膝悲號逼迫哀聲周行馳走以子別離極大苦故商主見已極生悲惱哽咽流淚漸近其前妻見夫已倍復悲號憂箭射心流淚如雨速詣夫前舉體投地于是日照商主前執其手高聲號哭妻乃趨前虔伸拜奉即作是言仁者夫主救我救我我今從夫乞彼愛子願夫哀察說伽陀曰

願令夫主安慰我　我無福分無歡喜
我今與子別離時　極大苦惱徒悲泣
夫主共知子生時　若獲最上大喜者

何故愛子復于今執持受死而非久
我子調善復少勇多種教典悉明解
色相端嚴無比倫大智之子將命殞
斷我大族中種姓破我大族中根源
族中明炬大吉祥息滅如是諸光照
我子是爲心中實是爲相續中深愛
我子衆中甘露眼爲執法者將刑戮
一切皆爲子所作失子猶如眼喪滅
集聚心實子亦然何故今時將破壞
夫當速疾發勤勇爲子廣施善方便
若人能救我子時一切珍寶我今與
我見汝子於今時未臨刑戮餘命在
隨汝意樂及思惟宜今速作救護事

尒時日照商主雖復以子離別憂苦
逼迫哀切然且奮警身心扶持前詣
諸人衆所合掌告言汝諸仁者咸聽
我語我於今時險惡難難斯現所發
汝等何不少施方便放捨救護若曠
野中事難明察今在王城汝豈不見
況復我子有德顯明何故付執法人
持將刑戮汝等何不少發悲心勤力
救護云何王者多種法律不審思惟
何不勇銳其心放捨我子

時諸人衆中一荅言商主汝此童子
圓具衆德我等悉知且於今時非汝
一人獨受艱苦我等內外一切人衆
悲苦亦同然亦我等未見方便能令
童子而獲放捨是故我等心各愁憂
咸生熱惱商主復言汝諸仁者又復
應知今此童子畢竟純善悲心增劇
有大威德法欲具足愛念衆生豈於
如是無義利事而能發心況復行邪
願諸仁者速於今時特爲審察如是
事相若或詳審而此童子事有實者
此之危難願令放捨汝等人衆若於
是事詳證可成一切人衆同汝教令
是故無少過失可得此外別無悲愍
之心而爲發現若其然者汝等能善
愛敬有德悲心顯明汝等若發悲愍
心已應詣王所求王教令勑前臣輔
如汝所言宣示其事無復別異而可
信聽仁者當知我今爲子將其別離
畢竟艱苦能救護者我今悉與一切
珍寶惟願汝等廣施恩惠爲此童子
如理詳察

時諸人衆聞商主言具明其意互相
謂曰今此童子衆德咸具深可愛敬
即時衆中召其二三有智之人明正
理者遣詣王所具奏於王若王今時
爲金色童子勑彼臣輔令其審細重
復詳察事之虛實我等民衆以十萬
金奉上於王王從所奏時有智人詣
掌法司先勑詳辯勇戾大臣之所
尒時勇戾大臣遠見二三人來即發
問言汝等無其事緣何故來此諸人
荅言我等王舍大城所居人衆哀告
仁者今此金色童子色相端嚴衆德
備具多人愛念彼將別離王舍城中
一切人民極大逼惱況復此人常樂
正法諸法律等德行具足此人無有
少分過失衆所共信王勑仁者令爲
金色童子重復審細詳辯前事我等
以十萬金奉上於王日照商主亦自
排備衆多珍寶而以奉之令王廣藏
有所增益
時勇戾大臣聞是語已忿恚荅言事
定已久汝等何故復令詳辯又復何
言與十萬金令增王藏豈我今時非
理取財增王府庫汝等誠謂不知王

意汝諸人衆於一切處巧設計智欲令王者作無義利此非方便乃是汝等出譏謗言謗於王者若或餘事欲令王者同斯詳辯即見多人悉皆破壞

時勇戾大臣呵責彼等二三人已即時呼召四類惡人所謂造作極惡蓑者不忍辱者無慈愍者無悲心者召已謂言汝等今速監逐彼諸膾宰之人出於城外依我所言如王法令殺彼童子汝等勿得輒令放捨自餘臣佐或有所言亦不可放汝等若或依我教令斯即甚善若不從命起異見者我與汝等大生怨縛彼等荅言我今從命

是時四監逐官受言命已各執利劒監逐前行時諸膾宰審慮百端遲謀方計徐緩進步執持童子迂轉四衢周行巷陌欲令一切普使聞知[illegible]是言苦哉我今作何方計令此童子脫免斯難我等今時豈能作此無義利事

是時四監逐官各執利劒詣諸膾宰

之前告語彼言汝等宜應如彼大臣所授言命速營其事汝等若不速出城外如彼法令殺其童子我即今時斷汝等命而彼四類極惡監逐之官各執利劒其狀可畏怒目觀視彼諸膾宰是時彼等慮其斷命咸生驚怖皆言苦哉我等今時無復方計救此童子須宜從命而將致殺言已悲傷滿目垂淚是時四監逐官疾速催驅金色童子出於城外當其童子出城之時有無數百千人衆奔馳瞻覩傷痛流淚異口同音咸作是言苦哉苦哉日照商主大寶散失又此日照商主根源上族而悉斷壞日照商主族中明炬而將息滅日照商主族中最上驕珠墜落日照商主清淨眼滅日照商主妙好莊嚴今悉離散日照商主心極痛傷其猶開剖日照商主體中命殞苦哉苦哉何故令此童子出於城外曠野孤迥寂寥之所盤旋宛轉無救無依今此童子於其最勝王舍城中如清淨月為彼羅睺之所吞食又此王舍大城如空中日白晝銷

殞王舍大城所居人衆喪甘露眼迷失方處王舍大城所居人衆相續深愛而悉離散王舍大城所居人衆妙好莊嚴今已廢棄王舍大城所居人衆驕珠墜落王舍大城所居人衆心所愛寶今悉破壞王舍大城所居人衆目既喪明將何瞻覩我等今時見是事已云何能生悅樂心意誠謂我等無所依止

尒時童子既出城已彼監逐官遣人來白勇戾大臣金色童子已出王舍大城時勇戾大臣聞已歡喜

尒時先所來者其二三人聞是事已愁憂不樂寂然無依還訪城中先同議者彼彼人衆具陳上事彼諸人衆聞已愁憂寂無依托互相議言汝等應知我之國主阿闍世王是惡王者不遵正理昔害父命今作非法以其有德色相端嚴衆所愛念勝智之人而令殺害苦哉王者極無悲愍苦哉王者不知有德王及臣輔無勝知見何故不令依正法律審細詳辯以勝善人輕為棄捨又或時數使其然哉

正法隱陷增長非法於濁時中信惡
人語故令有德極善之人生別離苦
苦哉苦哉深無義利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四

孔目官　臣　舒恭
三司大將　臣　尹元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賜紫沙門臣　法護
講百法論上生經宣教大師賜紫沙門臣　慧最
講法華經演教大師賜紫沙門臣　義寂
講南山律慧忍大師賜紫沙門臣　懷德
講法華經廣演大師賜紫沙門臣　惟素
在街講經講論法論講經講論宣教大師賜紫沙門臣　義寂
在街講論宣教講經講論大師賜紫沙門臣　惠能
在街講論宣教講經講論大師賜紫沙門臣　義寂
在街講論宣教講經講論大師賜紫沙門臣　法護
梵學　慧悟大師賜紫沙門臣　太簇
西天北印度地弥　羅國及大師賜紫沙門臣　天禧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及教大師賜紫沙門臣　天竺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及大師賜紫沙門臣　李紹
入內內侍省內侍　高班同監譯經臣　黃　春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四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一五頁下一五行第一三字「令」，
麗作「今」。
一　一六頁中二〇行第七字「迴」，麗
作「逈」。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五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梵大師臣施護等奉詔譯

尒時日照商主聞說如是多種事已心意破壞極大憂苦之所逼惱悶絕躃地以水灑面良久乃蘇徐坐涕泣發如是言苦哉苦哉我唯一子今將命殞言已又復舉聲號哭說伽陀曰

苦哉我子熙怡眼
我爲汝父福尠微
我爲汝故心離散
與汝別離火熾然
汝是調善有智人
我爲汝父極惡人
汝子當日初生時
而今與汝將別離
苦哉王者及臣輔
見斯具足法律人
苦哉大國爲人主
不能如是審詳明
世間最勝賢善人
有德之子衆所知
此大城隍諸聖賢
照燭如是有德人
帝釋天主并護世
咸願少開悲愍心
大力成就禁戒仙
頂札爲開悲愍心

尒時日照商主說是伽陀已善慧忽生乃自惟忖我今悲號唐捐無益我聞有佛世尊功德無量普盡世間同一親愛起大悲心隨念而應彼佛世尊諸無主者爲作主宰無救護者爲作救護無歸投者爲作歸投無趣向者爲作趣向又佛世尊世間一切艱苦險難逼惱衆生彼等常生極大怖畏我佛慈悲善爲救度如彼海中涉渡商客遇摩竭大魚極生怖畏當怖畏時彼思念佛而佛應念即爲救度又如夫掘摩羅殺害千人唯一不殺而後欲殺其母母怖斷命佛以方便善爲救度又如宿世怨縛强力受夜又身所謂曠野夜叉執持夜叉等爲飲食故行於世間殺害無數百千衆生是諸夜叉食人血肉貪其惡味嚼咂舐掠現惡舌相堅長利牙戚頰醜面近逼於人甚可怖畏彼等衆生佛

善救度彼佛世尊善為我子度斯難
苦若佛世尊以大悲心最上愛念諸
衆生者惟願自然知我所念日眾商
主作是念時其傍有一信善優婆塞
商主問言仁者今佛世尊當何所在
時優婆塞即審思念佛世尊已淨淚
悲泣哽咽其聲即說伽陀荅商主言
今此世間大導師　能與世間最上樂
於諸世間同一親　彼佛大師已入滅
無明照者作明照　無歸向者為所歸
佛日光明已暗冥　油盡燈然所不及
是時日照商主聞佛世尊已入涅槃
倍復悲苦憂箭射心悶絕躃地以水
灑面良久乃蘇扶持漸起向佛世尊
涅槃方處高聲號哭說伽陀曰
苦哉法王一切智　能除過失衆怨聚
今已棄捨無歸人　世尊已滅我何作
苦哉最上勝所行　一切衆生同一愛
悉能和合諸別離　導師開示涅槃路
苦哉云何此世間　無明蓋覆於淨眼
衆生若離於世尊　生死輪轉無窮盡
佛從寂滅道中來　最上悲愍大勇猛
若此世間今無依　復何主宰為依怙

一切皆從正法生　從法出生諸佛子
佛子今已離世間　復有何人作依怙
衆生多種長養意　佛能拔苦悉圓成
開明衆生所愛周　還復虛空歸寂默
一切人衆皆同等　聞佛所說勇銳生
今佛世尊已涅槃　復有何人宣正法
苦哉世間人天等　悉無光明皆破壞
聖尊出世最極難　佛大牟尼今已逝
聞佛聖尊已涅槃　所愛正法亦隨滅
一切衆生樂法深　復有何人善施作
悲心一味大無畏　大悲愍者所依止
一切功德普能成　滅已後復何所得
何名三界作利益　所謂發起大悲心
悲愍即是真實智　平等依止於捨行
苦哉佛大功德寶　經俱胝劫所積集
依止難地即銷亡　所有正法亦變壞
世尊導師離世間　苦哉無明所閉蔽
此世此生險難中　勤力所成皆破壞
大哉最勝即佛寶　一何今時悉離散
深可傷悲諸世間　發起一切破壞事
佛滅茲芻衆亦空　譬如群牛失其母
諸有智者覩斯緣　誰不心生大悲惱
全身委地伸敬奉　頂礼世尊離塵足

佛日光明已暗冥　我等後無所歸向
無常大事極慘毒　一切衆生平等受
佛亦今時被汝侵　故令我今無救護
八正道法如妙藥　能治煩惱病根源
大師大悲大醫王　于今亦墮無常數
苦哉無悲極迅速　世尊慈父已入滅
一切世間悉暗冥　何人為開明照眼
苦哉世尊已入滅　我子心寶將不還
今子臨當刑戮時　願佛來救斯厄難
世尊普救諸苦惱　一切最勝所歸趣
我子無依命欲亡　惟願今時垂救度
若我今日得善利　如大威德之所說
令我諸愛不散離　是即獲得最上語
日照商主以如是等悲切語言說伽
陀已復謂優婆塞言佛諸弟子大聲
聞中佛以教法付何人已入般涅槃
優婆塞言商主諦聽我佛世尊以其
教法付囑尊者大迦葉已入般涅槃
彼尊者大迦葉如世尊勑以其教法
付囑尊者阿難已次入涅槃今時即
是尊者阿難大威德者任持教法而
彼尊者悲心如佛能於彼彼國城聚
落一切方處調伏攝化一切衆生於

衆生中若有未種諸善根者方便攝化令種善根已能積集一切善根得相續者使令成熟已能成熟諸善根者使其得度若有業纏煩惱病者爲說正法勝甘露藥令其除愈猶如醫王又爲一切煩惱黑暗所覆衆生宣說正法清淨光明破煩惱暗譬如日天出語光明和合調順狀俱毋陀花開發可愛猶如月天常以正法教授調伏諸小國王如轉輪聖王以自智慧勝妙辯才摧伏一切邪異外道群辯之衆猶如師子指示法律開道寸一切猶如導師廣爲衆生宣說正法增益法財猶如商主普令一切種植善種覆蔭增長猶如大雲教示損益猶如父母諸有一切難調衆生善爲調伏未得度者令其得度未安隱者令得安隱未涅槃者令住涅槃一切險惡難苦逼迫彼彼衆生大怖畏者令其脫免惣略而言彼聖尊者有大威力一切佛事皆悉能作隨念能應如汝今時子之厄難隨汝所念能爲救度

尒時日照商主聞是語已如還命人宛轉驚惶即作是言仁者彼尊者阿難今在何處優婆塞言商主尊者阿難今在毗耶離城菴羅樹園如是言已日照商主即起恭敬勝輪著地向毗耶離城合掌頂礼滿目淚流作是白言尊者大慈我子今時有別離苦憂惱逼迫無所伸告我今罄以極切心誠悲泣哀析尊者阿難願垂救護即時商主說伽陀曰

衆生心意悉明解　願今聽我說是事
今此尊者最勝上　佛諸弟子有大威
如意如願普能知　願師威神作救護
我佛世尊已入滅　復爲世間所歸向
尊者多聞無等倫　願今觀察如是事
善安慰我逼惱心　云何如是將致害
常樂利益於衆生　無復可得利衆生
今時我子以何緣　非師何人能放捨
我今危逼子無依　能善任持佛正法
若或聖者不住世　攝受救護於我子
信善之人欲害時　今無歸趣復無救
留身住世利群品　尊者悲心願提拔
現前應起悲愍心　師利世間餘何有
我諸方計無所成　今如闇中現光照
餘復無人能救護　應起悲心救我子
惡人侵嬈難堪任　願歡喜尊施歡喜

父子同陷憂泥中　尊者悲心願提拔
我今悚怖深啓告　師利世間餘何有
釋迦牟尼師所言　今如闇中現光照
唯除尊者作善利　餘復無人能救護
惟願尊者速降臨　應起悲心救我子
爲子憂心如怨執　惡人侵嬈難堪任
我及妻子悉無依　願歡喜尊施歡喜
日照商主說是伽陀時尊者阿難悲心增益晝三夜三即爲思念以聲聞中所得天眼普觀世間何法是增何法是減何者險惡何者難苦何者逼迫何者具有險惡艱苦逼迫等事何者微小何者漸增何者廣大何者惡趣道中我當提拔何者天中善趣及解脫道我當安立何者欲泥所陷沒處我當親手隨與拔除何者遠離聖財我當令其聖財增廣尊者阿難常爲衆生如是觀察與尊者舍利子等無有異

即時尊者以淨天眼觀彼金色童子昔種善根勝行成熟然爲險惡艱苦逼惱縈纏見已即時尊者乃舒如象王臂速於國主阿闍世王所居宮闕

殿宇之上隱身不現但於空中彈指
警覺其王尒時方處殿中歡娛沉惑
忽聞空中有聲作如是言大王汝作
不善彼金色童子都無過失王自不
能審細詳察令時遣出王舍大城詣
棄屍林中而令棄置將欲殺害大王
宜今速止斯事
尒時阿闍世王聞其空中尊者阿難
語已即速旋動驚懼頂礼尊者阿難
乃起于殿舉發大聲普告四方作如
是言汝等審聽速往棄屍林中宣示
我語彼金色童子當勿殺害速宜放
捨汝等衆中能往告者我當出彼金
藏而賜於汝及當與汝五大聚落
時多人衆聞王宣示人所愛念金色
童子令其放捨時百千人奔走而出
競欲告語當如是時四監逐官同諸
膾宰驅行金色童子已到棄屍林中
時彼迦尸孫那利女有自親識知友
具以種種青黃赤白妙好之衣而爲
莊嚴安布轝乘入棄屍林中時彼知
識於是方處聚積其柴欲布柴籠
是時諸膾宰言汝等于今未宜安布

所用柴籠小待須臾當俟我等爲其
童子安布又已我即殺之然後以此
金色童子與彼迦尸孫那利女同處
焚燒如是言已時諸膾宰即舉其又
安之在地
尒時金色童子觀見彼又既在地已
即思念母極大逼切滿目垂淚我今
與母即見別離我母今時在何方處
我母昔時或於中夜失其懷抱暫不
見我即生極苦又念我母唯我一子
今既別離母命何存苦哉我今實無
福力招感於母與我別離子母今時
俱受大苦時諸膾宰開掘於地將立
其又互相議言汝諸膾宰何人能爲
金色童子舉又安立互各推排汝當
安立中一人言我今頭痛風恙所侵
不能舉立中一人言我今背痛一言
我今兩脇疼痛一言我今腹有所痛
彼諸膾宰各言所苦互欲避之不忍
施作無義利事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五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五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一八頁中二行「奉譯」，麗作「奉詔譯」。

一　一八頁下一一行末字「艱」，麗作「難」。

一　二一頁上末行「安布」，麗作「安一」。

西域三藏法師竺法護譯　沙門釋僧肇筆受　法護　等奉　詔譯

尒時金色童子聞諸膾宰互言議已見乂在地閒掘舉立即作是言苦哉我今受斯危逼即於生死廣大過失深生猒離忻樂希求解脫勝道身無依托心中現起險惡怖畏於剎那閒又復號哭唱言苦哉我今捍勞其力極難所得是日人身不能當作大利益事苦哉我於生死海中又復流轉又復我今住生死行又復我於生死曠野諸險難中盤旋踧踖又復我今還入生死極險惡處又復我今還墜生死大墮落處又復我今還投生死大羅網中又復我當於彼等活衆合黑繩嚩叫大嚩叫炎熱極炎熱阿鼻等諸地獄中生又復我當於彼象牛群獸飛禽雜類畜趣中生又復我當於彼常受饑渴等苦不得少分殘棄飲食及大小便利諸類餓鬼是趣中生斯等諸趣皆受苦惱我昔聞佛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出現世閒如優曇鉢花最勝難得彼佛世尊知諸法律

能爲世閒宣說開悟難得之法剎那具足又復我今人身難得現生勝處諸根不缺不聾不瘂亦不攣躄身力具足亦復能知善說惡說諸有法義我今離佛世尊當無救護又若不離八難雖得人身虛無果利我於今時當何所作彼佛世尊大悲愍者今在何所惟願大慈思念於我悲愍我今無所依托無主無救無歸無向復無照燭險惡艱苦極大逼迫世尊大悲因垂警悟願來救護又自惟忖我之簿祐罪業深重一何世尊速入涅槃當是思惟悚怖之時善慧忽生又作是念若佛世尊已入涅槃佛弟子中大威德者尊者大迦葉如來付囑任持教法又已涅槃我聞尊者阿難今現住持如來教法有大神力具大威德能爲一切衆生廣作利益荷負衆生實無休息而彼尊者有大悲愍應念於我受斯艱苦惟願尊者悲心如佛速來救護念已即時涕淚悲泣轉復於彼生死怖中深極毀責發起上品求出離心還向尊者阿難痛切哀

所說伽陀曰
生死怖中堪大懼　我常不生於歡喜
尊者阿難悉了知　惟願令時聽此說
佛一切智大悲者　應化入般涅槃後
利益衆生正法門　付囑尊者大迦葉
而彼尊者作利樂　化事圓成次涅槃
復以世間利益門　付囑阿難大威德
尊者迦葉大名稱　彼涅槃後迄于今
尊者世間同一親　廣爲衆生作利樂
三界無主作主宰　諸怖畏者施無畏
疲者置於止息方　無歸向者作歸向
尊者世間同一親　大師所作悉能作
佛弟子中近侍尊　今善任持佛正法
尊者今於苦難地　若不爲我垂救拔
此外別無主所依　即見我今極破壞
生者決定皆歸死　智者不應懷死怖
尊者能於生死輪　善知出離諸要道
若能出離於八難　所作有利甘趣死
剎那成事斯極難　由此緣故我悲苦
諸佛出世示衆法　斯即最上極難得
尊者今時應念來　如過去佛親化度
尊者悲心大堅固　爲諸衆生而出現
不捨於我大慈悲　我今趣求解脫道

尊者有大功德力　常起利益衆生心
我今艱苦逼惱中　惟願慈悲善觀察
我今危苦無救護　願尊天眼所照明
尊者慈悲速降臨　令應爲我救斯苦
金色童子說是伽陀時尊者阿難廣爲
世間成利樂故發起悲念普徧觀察
無量無邊衆生樂欲行利益心相續
不斷即以天眼觀見金色童子極大
苦惱無所依托作是觀已開發悲心
放微妙光周徧國城宮殿方處一切
境界皆悉照曜即與五百大阿羅漢
眷屬各運神力俱時騰空如雲如蓋
住虛空中普徧一切吉祥相現周帀
光明廣照一切盤旋向於棄屍林所
尒時國主阿闍世王處于嚴潔高廣
樓閣之上瞻見尊者阿難與苾芻衆
如半月相尊者處中加趺而坐高涌
虛空如雲如蓋種種莊嚴殊妙可愛
漸來向於棄屍林所國主見已即作
是念尊者阿難決定爲彼金色童子
故來至此彼尊來已斯必廣現希有
瑞相欲爲宣說未曾有法我今宜應
速往於彼即時阿闍世王乃向尊者

及阿羅漢眷屬恭敬頂礼已從高樓
下與無數百千眷屬圍繞導從徒步
前趨出向棄屍林所
尒時四監逐官咸起瞋恚執劒期剋
諸膾宰人作是告言汝等何故斯事
延久不速爲彼金色童子安布其义
諸膾宰人聞其言已咸生驚怖即爲
金色童子安立其义
時金色童子又復發起極生厭離生
死過失無所依托作是唱言苦哉苦
哉尊者阿難今時若不攝受於我我
必棄置當其童子發是言時尊者阿
難自遠而來徧發其聲安慰一切即
復安慰金色童子謂其言曰子今勿
怖汝是調善知決律者我今爲汝止
其非法猶如蛇毒極惡之人令不生
害是故我今令汝脫免如是危難我
今爲汝如佛世尊圓滿意願我於今
時如佛知見隨應宣示又如如來應
供正等正覺以其正法付囑尊者大
迦葉已我如其教眞實所作今爲汝
說上首聲聞大威德者所說之法我
今爲汝圓滿意樂我今爲汝止其死

怖及輪迴中一切怖畏我今為汝拔
除疑惑戲論之箭汝以惡見蓋覆淨
眼我以智藥治令清淨今汝恚火我
令息滅我今令汝離貪清淨我今令
汝廣植善種我今拔汝出生死泥我
今令汝渡於苦海我今令汝出離一
切難險邊際我今為汝解煩惱縛我
今為汝破蓋障門惣略而言我今為
汝隨應所作汝於俱胝那庾多百千
劫中積集難得最勝上者所謂斷盡
煩惱證阿羅漢以智慧火徧燒一切
煩惱之薪增上所得離疑惑病如彼
千歲經久大樹極難除斷以智金剛
連根而斷

尒時尊者復說伽陀曰

貪瞋憍慢常相續　流注三有海無窮
乘彼精進智慧舟　我今為汝令枯涸
生為大苦老為根　死即是極嶮處
勝慧金剛大利堅　破諸苦山悉摧碎
經千俱胝劫數中　勤苦積集所未得
極難得者於今時　謂令汝得無漏法

尒時金色童子得聞尊者阿難如是
語已如遲命人身心安隱生大歡喜

仰觀虛空專注一心向彼尊者瞪目
觀視是時四監逐官謂諸膾宰言汝
等當知此諸苾芻是悲心人今從空
來或於我等作障難事汝等宜今速
以童子置在义上將非我等越王教
令招其罪咎成無義利
彼諸膾宰聞是語已咸為妻子眷屬
怖其斷命即時舉起金色童子欲置
义上

尊者阿難速以神力於彼义上布淨
月輪光明皎絜輪中出現妙蓮華臺
其量廣闊尊者神力所加持故自然
令其金色童子處蓮華上加趺而坐
登其坐已周徧觀察時虛空中有無
數百千那庾多賢聖俱發聲言奇哉
奇哉說伽陀曰

奇哉正教大威力　佛一切智未曾有
聲聞弟子今亦然　能作如來神變事
尊者阿難於今時　大威德力斯明顯
善逝所作事悉同　廣大正法未曾有
佛日光明雖已沒　尊者威光復照明
諸苦逼惱悉銷除　奇哉吉祥大歡喜
自智慧德大威神　光明煥赫大嚴飾

尊者猶如妙月輪　出現空中而清淨
善逝光明既已沒　暗冥普覆諸世間
尊者神光復照明　正法于今極彰顯
佛寶最上今雖隱　不思議德悉周圓
世間瑿寶大吉祥　尊者阿難能開顯
尒時尊者阿難高處虛空猶如秋天
清淨月輪光明皎絜普照一切復如
雲蓋現吉祥相周徧清淨以自威光
映奪於日與五百大阿羅漢眷屬圍
繞住虛空中為金色童子說伽陀曰

如來大師出世間　是即最上大希有
最勝為彼天人師　五眼清淨無障礙
如佛世尊昔所說　離苦清淨妙法門
是法若能知苦因　彼一切苦悉能斷
由知苦故能斷集　即能超越於苦法
聖八正道如理修　趣向涅槃獲安樂
我今如佛所說時　一切苦法悉除滅
正智能破無智心　此滅不復受後有

尊者阿難說是伽陀時金色童子聞
是法已有身見山高二十峯以智金
剛而悉摧破即證須陀洹果
是時金色童子證是果已譬如商人
大獲其利又如耕人所種成熟復如

戰陣勇猛得勝又如得成轉輪聖王
而生最上適悅歡喜即時合掌恭敬
向尊者阿難宣說伽陀而伸讚歎
阿難尊者我歸命　歸命最上大尊者
又復歸命諸佛子　建立牟尼大法幢
希有悲心極廣大　希有悲心復最上
我今苦逼極顛危　尊者慈悲善救度
尊者阿難於是處　普能聞彼一切聲
我所逼惱無歸投　尊者救已得解脫
苦惱道中極增熾　尊者力故得清涼
慈悲心如淨月輪　出現牟尼清淨月
我今所得所作事　非由父母及諸親
尊者善友斯降臨　故令我得極善利
尊者善開諸惡趣　亦復能開解脫門
枯涸一切生死流　積骨如山善摧破
生死本無初中後　煩惱積集諸怖畏
以智金剛平等門　尊者善出諸邊際
無始時來深陷沒　憂箭入心未拔除
今遇最上大醫王　從法口生離諸病
是時空中彼諸賢聖即向尊者阿難
注意瞻仰已於剎那間彼棄屍林所
自然除去內外一切土石砂礫觸處
徧灑旃檀香水燒衆名香豎立幢幡

及寶樓閣復有真珠所嚴衆衣徧散
種種可愛妙花是處忽然清淨嚴飾
猶如諸天歡喜之園時諸賢聖爲尊
者阿難布設種種殊妙珍寶行列莊
嚴安施一切金寶所成大師子座及
承足寶几復爲五百阿羅漢衆各各
排設寶莊嚴座
是時尊者阿難從空而下處于師子
之座五百大阿羅漢亦從空下各登
其座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六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六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二三頁上一行首字「所」，麗作「訴」。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七　十五張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祿大師臣施護等奉詔譯

尒時國主阿闍世王與無數百千臣佐眷屬既至會已覩諸勝相乃至見彼金色童子淨月輪中光明皎潔蓮花臺上安處其座如雲散空秋天滿月復如金幢其光燄赫吉祥殊特時王覩已懼然驚異發生最上希奇之心身毛喜豎面目熙怡如海波相深增淨信即向尊者阿難全身委地恪恭拜奉舉口就足復伸歔欷然後跪膝合掌諦誠瞻仰尊者阿難說伽陀曰

汝於今日善所作
而復拯拔於我等
若非尊者所攝受
我等一切皆破壞
利益衆生事皆息
大火逼迫皆焚燒
具足最上悲愍心
願明宣演而奇特
我等咸觀未曾有
與如來光等無異
尊者爲主爲歸救
汝能廣利諸衆生
世尊普觀諸世間
今汝尊者照世間
尒時阿闍世王說是伽陀伸讚歎已
圓滿意願心生歡喜速起前詣先安
布彼鐵叉所即舒二手承接金色童
子最極歡喜如獲愛子是時童子從
蓮花座自然而下王以憐愛增深趨
前持抱再三撫借瞻目觀瞻喜色盈
眸說伽陀曰

如佛悲心普愛念
我等皆獲大喜樂
任持能仁清淨教
如我往昔得王位
我於彼時喜不深
見今逼迫艱苦中
得解脫者倍增喜
面輪出生清淨目
猶如優鉢羅花葉
光明晃曜映月光
我等今時獲瞻覩
色相圓滿復柔輭
功德具足衆莊嚴
一切身分悉周圓
光潤瑩明咸觀見
汝昔逢值於何等
無悲愍心極惡者
以汝衆所愛念人
將令殺害而棄置
汝所施作甚調寂
出言聞者歡喜生
色相端嚴世亦希
舉世何人不愛樂
於有德人何生恚
功德豈容過失隨
同彼金剛真實心
云何是中起差別
諸有賊石爲心者
及彼都無慈愍人

此等破壞於識心　堅固金剛大熾燄　復如利劍斷頸胷　復如猛惡大雷霆　今汝衆所愛樂人　苦哉何人猛惡語　何等極惡怨縛心　何故死王來觸燒　昔時殺汝是何人　尒時金色童子聞阿闍世王如是語　已即起思念若我今時以其前事具　白於王豈非我於勇戾大臣造惡業　邪何以故王性暴急斯須顯明即於　今時害其性命又復惟忖但自審觀　宿業我於先世歷諸生中決定自造　諸不善業作已成熟報應斯明是知　先世業因不能忘報故我今時實無　過咎為他欲殺而使棄置作是念已　決定無疑即詣王前說伽陀曰

應於汝子不生愛　如人舉置於我頂　見破壞汝亦如是　從空墮擲於我心　何人教勅令殺害　於汝造作如是業　今時於汝不愛樂　何人故起猒惡心　汝今速應為我說　汝以真實加持力令今起止速獲　輕安平復如故亦使此會一切大衆　咸生淨信

尒時金色童子聞尊者語已乃於一　切衆生深心堅固即起思念勇發真　實加持之力若法真實所說真實我　於迦尸孫那利童女決定不曾生起　微細煩惱若貪若瞋若癡若害及餘　別別心所隨煩惱等即法真實所言　真實令此女人身毒銷散平復如故　童子作是真實加持思念已彼迦尸　孫那利童女身毒銷散即時蘇省回　旋昇舉安樂如故宛轉四瞻即見一　切大衆集會

是時一切無數百千人天大衆異口　同音發如是言奇哉希有金色童子　心意清淨有大神用具大威力令能　如是以彼真實加持力故令其迦尸　孫那利童女昇舉輕安還所愛命　童子說是伽陀已前詣尊者阿難所　全身委地頂礼雙足退住一面

是時尊者阿難告童子言童子此迦　尸孫那利童女先為蛇毒隱覆支體　汝以真實加持之力令今起止速獲　輕安平復如故亦使此會一切大衆　咸生淨信

尒時金色童子聞尊者語已乃於一　切衆生深心堅固即起思念勇發真　實加持之力若法真實所說真實我　於迦尸孫那利童女決定不曾生起　微細煩惱若貪瞋若癡若害及餘　別別心所隨煩惱等即法真實所言　真實令此女人身毒銷散平復如故　童子作是真實加持思念已彼迦尸　孫那利童女身毒銷散即時蘇省回　旋昇舉安樂如故宛轉四瞻即見一　切大衆集會

是時一切無數百千人天大衆異口　同音發如是言奇哉希有金色童子　心意清淨有大神用具大威力令能　如是以彼真實加持力故令其迦尸　孫那利童女昇舉輕安還所愛命　時彼迦尸孫那利童女審復四顧普　觀衆會乃至見彼棄屍林中有尊者　阿難與大苾芻衆處半月相衆寶光　明廣大微妙師子座中次第而坐及　見國主阿闍世王與無數百千臣佐　眷屬俱在會中又見自身先卧竹昇　之上青黃赤白繒綵所嚴童女見已　心生疑怖我今或是夢所見邪心迷　亂邪又或應知自業所感致如是邪　其後彼之親族即為如實廣說前事　謂言童女此諸事相悉是尊者阿難　降臨于此以威神力令汝還命

是時童女聞此語已即於尊者阿難　發起最上清淨信奉希奇之心乃自　惟忖先在園中為彼勇戾大臣起破　壞意死怖逼迫心日迷亂惡分位時　深自猒患省覺女身多為損惱苦哉　苦哉女人之名比於餘類而極卑賤　衆苦所集我今云何而能捨此志所　猒惡女人分位作是念已速起離會　求一妙衣持捧前詣尊者阿難所頂　礼雙足以衣奉上發生最上清淨信　心思念尊者阿難最上功德前以真

實加持之力令我輕安汝法眞實汝
言眞實汝於如來諸弟子中多聞第
一勝中勝上上中最上聲聞中龍聲
聞中師子聲聞中大仙聲聞中調善
者聲聞中鈴訥摩花聲聞中俱母陀
花聲聞中白蓮花聲聞中調御者聲
聞中導師聲聞中月聲聞中日聲聞
中寶聲聞中語珠法中多聞者任持
教法者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
辦去除重擔逮得已利盡諸有結心
善解脫有大神用具大威德及大光
明爲大施田尊者如是有大功德若
法眞實言眞實者今我今日轉女人
身成男子相發是言時以尊者眞實
加持力故迦尸孫那利童女於刹那
間即轉女身成男子相所成男身色
相具足端正殊妙人所樂觀諸妙衣
服及莊嚴具而爲嚴身是時空中自
然雨出種種殊妙悅意天衣其衣廣
大徧空如輪普覆一切於須臾間彼
棗屍林中衣輪映蔽日光不現
今時彼會人天大衆見是事已咸生
驚異尊者阿難有大威神功德如是

即時空中有無數百千俱胝那庾多
天人咸作是言奇哉奇哉廣大殊特
實未曾有尊者阿難具大威德最上
清淨作大施田彼迦尸孫那利童女
持以一衣行淨施時願力相續乃轉
女身成男子相大哉行願殊勝若斯
時諸天人俱生淨信即於空中雨衆
天花復奏清妙可愛天樂
今時迦尸孫那利男子以尊者阿難
大威德力隨自所欲圓滿意願顯觀
如是現果報已發生最上慶悅之心
身毛喜豎即起前詣尊者阿難所頂礼雙
膝著地合掌恭敬諦誠讚歎說伽陀曰
歸命難得不思議　淨妙功德所莊嚴
我於今日無所依　由尊者故得還命
若我今時不得汝　清淨智眼所救護
我之餘命不能存　尊者今還施我命
奇哉功德大力勢　奇哉普施衆生喜
今於色逼苦難中　善爲多人作救護
奇哉汝爲應供者　最極難得善清淨
我以一衣表施心　威神轉小成大利
又復一衣至微小　持奉尊者大牟尼
隨自樂欲得圓成　由汝善力現招果

如我意者女人身　積集廣大諸過失
尊者威力所加持　得轉女身成男子
所轉還同天人相　天莊嚴具以嚴身
空中復雨妙天衣　繽紛而墜增歡悅
如是功德妙福田　若人不能如實作
斯人尠福果利虛　癡等煩惱怨所縛
說是伽陀伸讚歎已時彼男子顯觀
如是現果報事即自思念我今所轉
色相若斯又復具觀愛非愛果理事
彰明我今不復處白衣舍應求出家
作是念已前詣尊者阿難所頂礼雙
足白言尊者我今願於尊者法中清
淨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相於尊者
所誓修梵行
是時尊者阿難即爲教授出家之法
乃至成苾芻已斷諸煩惱證阿羅漢
果當於今時日照商主并其妻室先
爲金色童子離別憂苦悚惶恥逐於
王舍城中街衢巷陌偃仆于地旋起
旋伏進止盤桓驚憂迷亂舉手擊身
高聲唱言苦哉我子苦哉我子哀聲
逼迫而復涕泣即時商主怒闖入言
尊者阿難自空而來棄屍林中爲救

護彼金色童子廣爲施作諸希有事
日照商主并其妻室聞是言已如甘
露水灌注心頂發生極大歡喜之心
又如轉輪聖王受灌頂位最勝悅樂
即時從地宛轉而起速速奔行出王
舍大城詣乘屍林到已乃見金色童
子如秋滿月清淨皎然雲翳散空羅
睺去障近于尊者阿難安庠而坐又
見尊者大威德力能生希有殊勝事
相天人驚異廣大神化商主見已即
於尊者阿難發生最上清淨信奉奇
特之心全身委地礼尊者足起已重
復雙膝著地合掌恭敬諦誠瞻仰大
喜增極滿目淚流乃向尊者阿難一
心讚歎說伽陀曰

奇哉尊者大福力　廣大威神極顯彰
我今危逼惡難中　尊者善爲作救護
奇哉悲愍大勝德　奇哉妙智悉具圓
汝一切智等世尊　最上清淨而明顯
如我今時爲子故　沉沒艱危苦海中
尊者智慧大威光　方便善爲我救拔
若我今時不得值　尊者悲心爲攝受
我及妻子久已投　憂苦網中無出離

尊者今時來降此　大悲威力所出生
子已得渡憂海中　亦復出離憂險處
憂網昔縛今得脫　憂行遷流今亦停
憂惑怖畏今已除　憂籠拘縶而今出
不爲憂泥所陷溺　不爲憂刺所傷身
不被憂蛇惡毒侵　不遭憂箭而射擊
不使憂劒所斷割　不與憂怨相值遇
憂惱大魚不相吞　不遭憂火而焚爇
尊者今日善所作　妙光普照大衆會
衆生淨眼悉開明　一切心意咸歡悅
尊者其名慶喜尊　衆生利樂喜中生
如是善開救度門　我今獲得大歡喜
尒時日照商主說是伽陀讚尊者已
即同妻室前詣金色童子所以子育
之心增劇憐愛趨前持抱再三撫惜
大喜增盈滿目垂淚父母同時舉熙
怡目諦觀童子說伽陀曰

秋天滿月吉祥相　清淨身光普照明
多種意願悉圓成　父母欣復見汝面
紺目睛光赤銅相　脩廣殊妙極端嚴
斯由尊者所降臨　父母欣復見汝面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七

乾隆九年十二月　日進

北京官刊舒庫
工部大臣尹元
講四明山識論仁王經賜紫沙門日義柔　譯義
講四明山識論上生經廣輝大師賜紫沙門日義柔　譯義
講天台教文章慈雲大師賜紫沙門日清濤　譯義
講百法論上生經宣教大師賜紫沙門日源俊　譯義
講法華經演教大師賜紫沙門日善慈　譯義
講法華經廣演大師賜紫沙門日遇榮　經文
講經論百座講四明百法論懷空大師賜紫沙門日慧清　譯義
左街講經百座講百法論法華經法光大師賜紫沙門日長濟　譯義
左街講論百座講法華梵網經正覺大師賜紫沙門日志能　譯義
左街講論百座講上生經百法論清淨大師賜紫沙門日法效　譯義
賞學慧悟大師賜紫沙門日文雅　受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法護奉詔譯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流教大師賜紫沙門日施護　譯
西天中印度迦濕彌羅國演化大師賜紫沙門日智吉祥　譯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流教大師賜紫沙門日施護　譯
內內侍省內侍高班同監譯經日黃秀
內內侍省內侍高品監譯經日陳文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七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二六頁中一六行首字「苦」，麗作「若」。

一　二七頁中二一行「今能」，麗作「令能」。

一　二八頁下三行首字「所」，麗作「轉」。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八　　十

尒時金色童子於生死過失心極猒離即時告白其父母已前詣尊者阿難所頂礼雙足作是白言我今願於尊者法中清淨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相於尊者所誓修梵行

是時尊者阿難即爲教授出家之法乃至成苾芻已於須臾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證是果已以宿命智諦觀先世相續業因乃見自身極具殊勝大福威力即作是念我今雖獲如是福力然其福命有所盡限今我所得如斯之報應由往昔造諸福因我今宜應爲諸衆生開發福門令生尊重亦復顯明自福威力作是念已即時脫自身所著衣持用淨施以神力故一衣脫已一衣旋復自然出現如是數數旋脫旋現脫已還生其數廣多於尊者阿難之前積而成聚其所積衣殊妙無價光明晃曜如初生日又如閻浮檀金燄赫光聚返覆觀瞻其光益麗尒時在會一切大衆見是

事已心生驚異咸作是言奇哉希有奇哉希有奇哉福者有勝威力奇哉能作如是廣大威神福事若此尊者所脫之衣相續不斷即彼無價廣大妙衣而應不能得其邊際

時金色尊者即以此衣先奉父母然後以衣淨施尊者阿難等諸苾芻衆乃至棄屍林中所共集會一切大衆人各二衣施以被體以其金色苾芻威神力故如是普施即彼衣聚而亦不盡

是時金色尊者以自神力踊身虛空往詣王舍大城普徧一切街衢巷中脫自所著金色妙衣數量廣大積而成聚然後普徧王舍大城高聲唱言諸人當知我今脫自所著之衣普施一切汝等隨應欲受用者恣其所取

諸人聞已於刹那間乃有無數百千人衆廣大集會咸共瞻覩徧王舍城街衢巷中金色妙衣積廣大聚如初生日光明照觸又如閻浮檀金寶光晃曜彼金色尊者高處空中威光燄赫猶如金山吉祥熾盛一切大衆覩

是相已咸生驚異面目熙怡如海波
相俱作是念奇哉奇哉是事希有此
修何因果招如是威神德力而悉殊
特我等若能知所修因如實作者當
所獲果威神亦然是諸人衆隨樂欲
心既生疑念乃相議言今此尊者威
神德力殊特若斯此為久修戒禁行
邪為具天眼智邪我等今時宜應請
問時諸人衆互言議已舉熙怡目合
掌向空諦誠瞻仰歸命頂礼金色尊
者異口同音說伽陀曰

尊者所具大勝福　而應獲得天眼智
能施如是大威神　尊者今應為我說
若於此世或他世　欲求富樂及功德
修何勝行得圓成　尊者今應為我說
時彼尊者大正士　發起增勝悲愍心
開明廣大歡喜言　妙音普徧諸方處
我今宣說如是義　顯明開示汝諸人
如其次第應敷揚　汝等諦聽我所說
我於此世及他世　所獲成就衆福門
富樂功德等希奇　由修福故獲如是
汝等默聽於諸苦　樂欲成就快樂者
應當速修諸福因　即得福樂咸聚集

諸有求成於樂果　此世或復他世中
一切獲得定無疑　由修福故彼有果
長者居士及商主　婆羅門等衆類人
受諸富樂廣隨心　由修福故彼有果
若於人中樂欲得　妻妾子息等眷屬
善和圓滿適悅心　由修福故彼有果
色相謙恭衆殊勝　開悅意目普觀瞻
人中獲得妙威光　由修福故彼有果
若於人中欲成就　眷屬圓具不破壞
財寶受用悉無窮　由修福故彼有果
欲具勝福及宿命　出言聞者皆信順
人中常得衆所欽　由修福故彼有果
若欲成就廣大福　在在生中常所隨
人中受用稱悅心　由修福故彼有果
人中若欲得成就　無數財寶悉豐盈
久固無減復周圓　由修福故彼有果
若欲北俱盧洲生　彼所生無我我所
人中壽量數決定　由修福故彼有果
所有田苗穀米等　不種自然能廣成
人中受用得豐饒　由修福故彼有果
劫波樹衣極殊妙　彼衣自然非造作
隨意所用覆身支　由修福故彼有果
又欲北俱盧洲生　人中受報無間斷

歿已得生於天中　由修福故彼有果
龍王勝報如天子　所食飯等蘇陀味
地中受用天福因　由修福故彼有果
王者威光勝吉祥　所得具足天無異
人主尊崇勝福增　由修福故彼有果
轉輪聖王及小王　隨應所獲地中主
同彼天主大威光　由修福故彼有果
若欲人中盡無餘　一切七寶等成就
轉輪聖王用無窮　由修福故彼有果
毗摩質多羅王等　一切阿脩羅王衆
受用常同帝釋天　由修福故彼有果
最勝毗沙門天等　守護世間四天王
種種受用歡喜增　由修福故彼有果
天中歡喜妙園苑　是即天中勝受用
常同天女戲園中　由修福故彼有果
所有種種天王等　帝釋天主勝具足
受用殊妙喜隨增　由修福故彼有果
天中一切隨所欲　富樂受用悉無窮
變化宮殿妙安居　由修福故彼有果
天中十種勝功德　壽命色相勢力等
一天增勝於一天　由修福故彼有果
欲界種種勝上事　天中富樂等具圓
自在受用欲界中　由修福故彼有果

隨所語之妙欲樂　天中受用悉如意
所得不假勤力營　由修福故彼有果
所有梵衆等諸天　修定行者居定地
獲得離生喜樂門　由修福故彼有果
修定者獲定生樂　愛盡妙樂復增勝
得樂寂靜捨念成　由修福故彼有果
所有諸佛聲聞衆　各具第一勝功德
威神廣大悉圓成　由修福故彼有果
於百劫中勤修習　得證緣覺菩提果
圓成勝妙福威神　由修福故彼有果
最勝無量無比喻　一切功德普莊嚴
圓成正等正覺尊　由修福故彼有果
美容盛年衆殊妙　高勝種族德莊嚴
妓女眷屬福所招　隨意適悅而無厭
修勝福故得生天　具天女等衆福果
獲諸悅意福所生　一切所欲皆成就
由修福故得不斷　清淨勝慧所莊嚴
因福能生淨信心　捷辯記念悉具足
因福能宣可受語　因福故獲大名稱
一切皆由福所生　殊勝善妙衆功德
不有世間妙樂事　不因福故而能成
是故常求妙樂人　應當修集諸福衆
我昔因修少福故　得值毗婆尸如來

隨其樂欲得圓成　畢竟廣大勝成就
我昔曾生六欲天　爲彼天中自在主
經歷多千俱胝生　彼彼天中受勝樂
曾無苦惱無衰減　人中勝上亦復然
轉輪王等最極尊　受諸富樂皆具足
故知福有大威力　於彼在在所生中
處處隨應我悉成　受諸福樂大自在
色相多聞皆圓具　口出優鉢羅花香
妙音聞者適悅生　所發語言人愛樂
我由往昔願力故　今所得福亦復然
色相功德等具圓　見者咸生歡悅意
此生家族極廣大　珍財富樂數難量
閻浮檀金妙色衣　覆體莊嚴而可愛
身諸分位廣周徧　馥郁猶如栴檀香
其香勝妙衆普熏　隨風聞者生愛樂
凡我所有諸求願　衣服珍寶等樂具
彼彼隨起思念時　我即一切皆成就
大釋師子淨教中　我今已具出家法
阿羅漢果妙證成　居清涼地而寂靜
我今只度於此生　而復不受於後有
亦不還復來此間　已證無漏涅槃樂
由宿業因所發起　現受果報極廣大
我今所感事雖然　果報邊際亦不見

時金色尊者說是伽陀已有無數百
千俱胝廣多人衆得聞如是昔未曾
有無限量不思議諸福事已咸皆驚
異發生最上希奇之心即於世尊大
師清淨教法至誠尊重如其所欲隨
自力能而行布施發大誓願作諸福
事

尒時金色尊者普爲一切城中大衆
無數種類開發福門令生信重如應
宣說諸福事已即運神力自空而還
棄屍林中向尊者阿難等諸苾芻衆
次第礼足退坐一面

尒時國主阿闍世王聞勇戾大臣先
於園中以憎嫉事於彼迦尸孫那利
童女作無義利金色童子本無過咎
搆成罪惡將令殺害而使棄置閻已
悖然極生恚怒觀視近臣而告勑曰
汝今當知此極惡人造斯惡行汝應
執往殯棄其命時勇戾大臣隨從於
王亦在會中忽聞如是王告勑已懼
死懷怖舉身顫掉心目迷亂如火所
焚即起趨前忙然奔走是時王之臣
佐及無數百千人衆俱生恚怒競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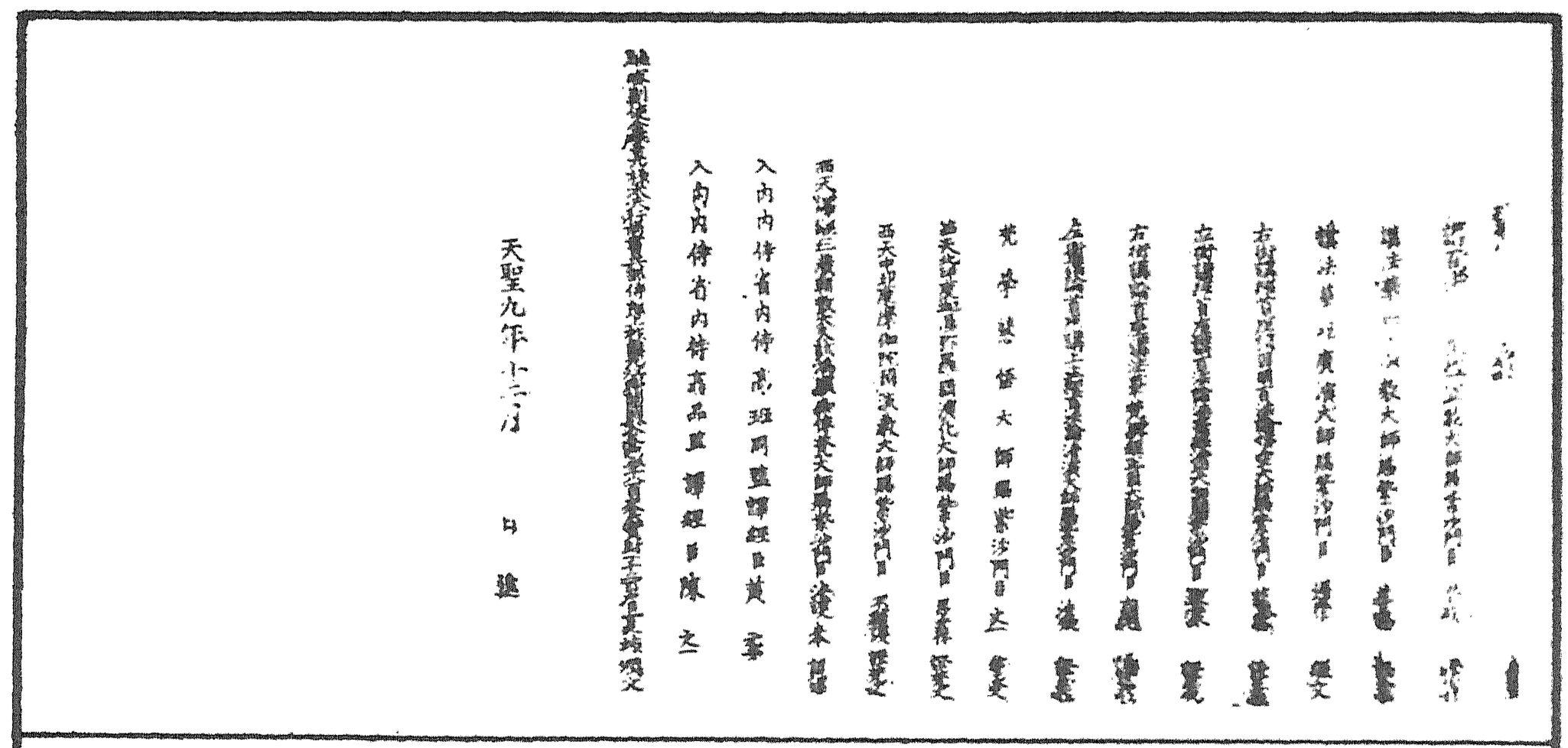
馳走奔逐執取是時多人既執持已
增劇嫌恚衆共打擊痛苦逼身不能
制止
尒時勇戾大臣以其危逼沸沍前告
尊者阿難言惟願尊者起救護心救
我此苦我今無主無救無歸衆所厭
棄命將殞謝
是時尊者阿難即告衆言汝等且止
勿應致殺我當告語國主大王時諸
人衆聞尊者阿難如是語已即時放
捨不復執持
是時尊者阿難即當顧視阿闍世王
王審其意白尊者言若此勇戾大臣
能於尊者法中清淨出家乃至盡壽
而爲近事我即如其尊者教勑今當
放捨尊者荅言其事如是時諸人衆
聞是語已其所打擊苦惱等事而悉
制止
復次尊者阿難告金色尊者言汝以
眞實加持之力令此勇戾大臣身諸
痛苦悉得銷散輕安如故即時金色
尊者廣起利樂一切衆生深因之心
乃發眞實加持之力作如是言若去

眞實所言眞實今此勇戾大臣雖於
我所作不饒益我實於彼不起微細
損害之意此法眞實言眞實者速令
此人身諸痛苦悉得輕安作是言時
彼勇戾大臣諸苦銷散輕安如故即
能昇舉乃於如來清淨教中深生信
樂前詣尊者阿難所頂礼雙足作是
白言我今願於尊者法中清淨出家
受具足戒成苾芻相於尊者所誓修
梵行
是時尊者阿難即爲教授出家之法
乃至成苾芻已於須臾間斷諸煩惱
證阿羅漢果證是果已即時踊身處
虛空中出現種種神變事等普使一
切在會大衆身意泰然是時勇戾苾
芻從空而下詣尊者阿難等苾芻衆
前次第礼足退坐一面
尒時一切大衆見尊者阿難廣作如
是大威神力希有事已是諸大衆於
尊者所極生最上清淨信重咸皆歡
喜諦誠瞻仰
尊者阿難普爲大衆隨其種類如應
說法是時會中無數百千人衆聞所

說已其獲果利成證有老會中或有
證須陀洹果者乃至或有證阿羅漢
果者有發聲聞菩提心者乃至或有
歸向佛者信樂法者尊重僧者各各
蒙益如應而住
彼日照商主并其妻室於此會中見
諦開悟
復有無數百千天人發生清淨信重
之心雨天寶衣奏天妙樂又復雨諸
天中妙花謂優鉢羅花鉢訥摩花俱
母陀花奔拏利迦花曼陀羅花等數
量廣大積至于膝又復普散種種天
花周徧充滿棄屍林中起尊重心以
伸供養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八

東　日　宮　日　舒　佐一
二　同　大將　日　尸　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天聖九年十二月　日　進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八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三三頁上一九行「可受」，麗作「可愛」。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九

譯經三藏法師寶雲奉詔譯

尒時國主阿闍世王得見如是人天大衆種種希有神變事已發生最上清淨信重奇特之心作是讚言

奇哉奇哉實未曾有尊者阿難自功德力殊勝若斯而極明顯復能開發如來最上清淨教法大威神力

大哉大哉世尊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最勝知見所宣無上清淨教法付囑尊者大迦葉已而彼尊者已具實所作

苦哉如來聖日隱沒尊者阿難自功德光挺然明照普徧諸方

苦哉如來妙月隱沒不常明照如彼羅睺阿修羅王之所吞蝕尊者阿難自智慧月舒光滿空普徧照曜如俱毋陀花林茂盛開發

苦哉如來已入涅槃世間離散極大憂苦猶如炎光熱惱侵逼尊者清淨大雲普蔭所演妙言如甘露雨灑潤世間咸令歡悅

大哉如來最勝意願尊者正善悉能圓滿

大哉如來無上教法尊者聞持普能開示

大哉如來無上教法尊者荷擔明顯若斯

奇哉尊者於聲聞中最上名稱真實所作能具如是昔未曾有自勝功德大威神力無邊衆生利益成就廣能開釋彼一切智大功德法

奇哉尊者今能顯發世尊大師大威神力大悲所生現饒益慧

尒時阿闍世王如是稱歎尊者阿難已發生最上信重之心即起趣前全身委地礼尊者足然後旋起雙膝著地身毛喜豎合掌肅恭說伽陀曰

歸命尊者多聞海　歸命荷擔佛教者
歸命士夫中最勝　奇哉尊者正開示
我佛淨教大威力　善為世間作利益
尊者希有復難思　付囑迦葉大智尊
所有如來無上教　尊者今時實所作
迦葉囑累在當仁　殊特思議所不及
尊者為我作善利　今日普令生悟解
佛一切智功德門　尊者利益亦復然
云何如來希有事

佛一切智大悲心　今時悉能為開曉
尊者現處聲聞位　我之所見實希有
如佛所發大悲心　廣為衆生作利益
摩伽陀國多人衆　快哉今日得善利
一切放逸諸衆生　因尊者故獲利益
如來淨教付尊者　等同如來分位中
今日亦同善逝尊　廣大施作希有事
因彼阿難聖尊者　廣現希奇大威力
由斯想念正覺尊　諦誠歸命伸讚歎
歸命世尊大無畏　頂礼正覺二足尊
聲聞如是現威神　起發利益衆生事
所有如來大威力　正善開曉令高顯
世尊雖滅亦如存　尊者善化無空過
尒時阿闍世王說是伽陀讚尊者已
乃發問言尊者日照商主并其妻室
宿修何因現招果報其勝若斯居家
巨富財寶豐盈於佛法中見諦開悟
又彼迦尸孫那利苾芻及勇戾苾芻
復修何因此世巨富廣積財寶上族
中生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斷諸煩惱
證阿羅漢果
彼金色苾芻往昔修因其復云何於
此生中果報殊特處于富盛上族中

生端嚴妙好身相具足有金色光常
所照曜一切人衆美目覩瞻金色妙
衣自然覆體徧身馥郁譬旃檀香優
鉢羅花妙香口出隨風聞者生愛樂
心生時空中自然而雨金色妙衣及
俱母陀花具如是等昔未曾有大威
德事而後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斷諸
煩惱證阿羅漢果唯願尊者善為開
示
是時尊者告阿闍世王言大王當知
此等皆由過去累生修諸福因至于
今世果熟邊際現受其報
大王汝今諦聽乃往過去九十一劫
中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如來應供正
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城名滿度
摩帝其佛世尊遊止於彼
是時城中有一商主名曰妙耳止其
城內居家巨富財寶廣多數量增盈
與毗沙門天王富饒相等於滿度摩
帝城中家族最上無與等者而彼商
主以富盛故擇其勝族娶以為妻其
後因同妻室嬉戲遊樂妻即懷姙乃

至後時其子未生彼妙耳商主與五
百商人同為伴侶欲涉大海增盈息
利妻所懷子胎藏漸增即時商主與
諸商衆出離自舍遠適他邦隨力營
為稍集財利然於彼中其財或為大
火所焚或為賊盜或為家人同伴竊
取分逐而去其後妻室先所懷姙時
分滿足生一童子膚體麤黑容貌醜
惡具十八種可厭惡相身口穢汙惡
氣充盈家人眷屬隨風聞者返面而
去又復童子當初生時舍中火起財
寶資生焚燒竭盡無復遺餘
時商主妻忙然持抱所生童子奔出
其舍舍中所有一切財物資生樂具
火既熾盛而竭焚燒所焚無餘火乃
自息
時商主妻即入殘破毀故舍中坼自
半衣敷展于地卧置童子于是長吁
而自傷歎即起思念妙耳商主涕泣
而言苦哉苦哉我今何故如斯破散
是時商主宅中所有奴婢眷屬營力
人等見是火焚悉破散已咸生驚怖
豈非我等由此惡緣亦悉破壞共言

議已棄商主宅分散而去唯一女使
素懷孝義即自思惟今此妙耳商主
宅中資財焚蕩眷屬分離寂寞無依
一何所有商主之妻單已無侶無所
依怙我今不應亦効餘人棄捨而去
今且但同商主之妻相依而住又復
思念此商主妻家財貲具既為火焚
一日之食尚未能備計將奈何計將
奈何
時彼女使作是念已即詣妙耳商主
諸有親族戚里之家到已告言諸親
當知商主之妻于今居此貧困危急
逼迫分位汝等宜為善施方計養育
救護時諸親族即如其言而為養育
其後非久親族舍中數數復現無義
利事諸親議言今此妙耳商主之子
極不吉祥而無福力商主舍中由子
生故一切破壞若我諸親今時為其
作養育者我等舍中亦同於此非久
破壞何以故此商主子聞其名者尚
生恐畏況存養乎諸親即告彼女使
言汝自今後莫復來入我等舍中
是時女使為彼諸親衆殘毀已即自

惟忖今此商主之妻於一切處都無
依托設何方計得存濟邪或可今時
我詣他舍求其傭力隨得所直以用
存養商主之妻時彼女使作是念已
即詣他舍執諸作役計傭受直得已
持歸營買所食飼商主妻自身及子
其後母以所生童子具醜惡相乃為
立名醜相童子
是時女使自後日日詣於他舍自竭
微力為彼營辦日中所食工力既增
酬直亦厚一力無怠三命獲存事雖
如是然極艱苦其妙耳商主之妻忽
起思念我之舍中先有廣多奴婢力
人親里眷屬而悉捨去唯此女使存
養於我我之餘命由彼而活母族之
中斯垂愛念然其事繫時久彼力單
獨營作日深豈無疲懈彼既乏怠或
捨去邪又復一力營工價直至少所
得既微不能存養我今宜應自認宿
業疊累既然若亦甘受我當與彼女
使同其傭力作是念已即呼女使同
詣他舍計工取直持歸存養然長者
妻膚體細妙麁重難任識火所焚衆

苦侵逼於須臾間疲極迷悶俛仰憩
止涕泣長吁即起思念妙耳商主悲
苦而言苦哉我今何故受斯破壞艱
苦豈非他人昔曾見我於國城中獨
為勝上富有家財一切具足何故今
日福力斯盡於國城中最極破壞日
詣他舍傭力存養多種忍受苦惱侵
逼時商主妻苦惱逼故瞻視女使涕
泣而住
是時女使轉增悲苦亦復涕淚如
是言苦哉苦哉商主之妻昔居富威
身著妙衣種種嚴飾妙香花鬘莊嚴
其體口中常復含咀妙香時黠津液
又如天女而常游戲歡喜園中飲食
衣服諸妙珍寶莊嚴等具而悉豐足
奴婢眷屬親里知識內外昌威隨應
所與悉得豐贍何故今時如是破壞
所覩儀容誠堪傷痛頭髮蓬亂塵垢
汗身衆苦所侵舉體枯悴片衣破弊
膩穢增多蚤虱縈繞惡氣充塞國城
之內最下卑苦傭力他家營食存養
此破壞相實可悲傷苦哉福分速歸
破壞苦哉富貴所成不久苦哉業報

種種差別
時彼女使如是傷歎已復說伽陀曰
往昔身衣諸妙服　衆寶嚴具所莊嚴
昔日天女勝容儀　今居隘巷增多苦
何故今時極如是　一切福分皆破壞
悴弱垢穢徧身支　片衣破弊而覆體
往昔儀容天女相　人間美目共觀瞻
而今醜惡鬼無殊　見者咸生於猒棄
往昔豐饒諸財寶　國城之內爲最上
諸乞丐者施均行　于今困極而貧賤
往昔受用增歡悅　家族富貴廣豐盈
今時受報既昭然　廣多憂苦常隨逐
苦哉輪迴堪毀責　苦哉富貴定無常
世間快樂謝於前　決定苦惱後當受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九

孔目官　行達
三司大將　日尹先
博田明中譯論仁王經講賢沙門日　義常
博田明中譯書基師大師講日　[illegible]
博田明中譯文書[illegible]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九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三八頁中二〇行第六字「若」，麗作「苦」。
一　三八頁下一九行首字「汙」，麗作「汙」。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 十貳 士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等奉詔譯

尒時妙耳商主之妻同其女使日詣他舍傭力取直以彼醜相童子福力衰竭業增上故所得工直日漸微少乃至其後自日初出逮于晚際倍力營工價無所得又復最後處處營作皆罷無復傭雇時商主妻即與女使互相議言我等今時無傭力處宜當周行乞丐言已即時持一瓦器自行乞食所有醜相童子侯後成長能履步時母即告言汝於今時宜自乞食而用存養言已亦復授一瓦器其子即時持器周行街衢巷陌乞食自資以彼童子膚體麤黑容貌醜惡具十八種可猒惡相人所覩者掩面而去凡所往詣他舍門首以其枯瘦穢氣充盈隨風聞者掩鼻而行或以杖木瓦石打擊驅逐而言速離我舍其猶蝟蟲周行城邑砂礫雜穢處處充塞隨所往處皆為杖木瓦石打擲驅逐奔馳求丐一食竟不能得所持瓦器亦為打擊所碎童子尒時為人惡賤常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 第二張 士一

泣忙然奔詣母所時母見已拊膝哀傷即作是言苦哉我子艱危斯甚彼何等人無悲愍心不懼其罪故打擊汝令受斯苦是時童子哽咽啼泣說伽陀曰

處處往詣於他舍
翻為杖木及瓦石
其母聞已趣前持
悲泣說伽陀曰
豈非汝於往生中
今被他人打擊汝
汝身醜惡復枯瘦
貧窮困苦極艱危
苦哉今時家散壞
乞食之具既無成
父母離散子何託
乞食之器一無存
眷屬親愛及朋友
乞食之器既無存
何人見汝要貧病
苦哉破壞至如斯
苦哉汝是乘善人
人心堅硬鐵石同

我本乞食而存養
見者皆來打擊我
其母闘已趣前持
抱醜相童子母大
昔曾造作不善業
非汝現生之愆尤
一切樂事悉離散
無人為興悲恤意
子身傷損器用破
何能乞丐而活命
家宅破壞善相衰
今時何人復與汝
主宰尊長悉分離
今時何人復與汝
於中能發勇猛心
由汝先世中罪業
何故無人為悲愍
損害猶如利刀斧

多種破壞復貧苦　於中寧忍起害心
見斯乞丐飢苦侵　無人勇發悲愍意
飢渴尪羸心衰極　離散破壞一物無
病苦縈纏熱惱侵　誠哉破壞中破壞
貧窮困苦愁憂面　飢渴侵陵逼迫聲
乾枯肩頸力微存　見者何人不悲軫
於中寧容打擊汝　由汝最生憍倨心
今時疾病衆苦縈　極苦無人垂愍念
貧窮飢渴苦逼迫　乞丐周行何所成
或時極少見於前　鴟犬殘餘之棄食
苦哉我身極無福　而無方計何所作
宿業斯爲破壞因　業主所持今如是

尒時商主之妻說是伽陀已多種逼惱相續憂苦於其所住殘破舍前暫時存息以其醜相童子先被打擊流血汙身抱持居懼瓦礫雜穢不淨盈滿以手拂摩童子之身徐徐而起詣衢巷中見諸豪貴上族之子或商主之子及餘富盛長者婆羅門等身著殊妙迦尸迦衣絜白清淨大價氎好真珠瓔珞耳璫環釧種種莊嚴光鬘殊妙花鬘衆飾如是見已迴觀已身居極艱苦困危分位又復觀其醜相童子貧窮困悴愁憂面相即時長吁滿目垂淚說伽陀曰

往昔富饒皆滿足　衆寶莊嚴如寶山
家族廣大悉圓成　受用最上諸妙樂
今時子母俱破壞　穢汙之處爲所歸
巧出多種乞丐言　竟無有人與食者
憂苦大海波浪深　逼惱怖畏無義利
大聲高振危苦增　貧窮深流今墜溺
險惡流中水族滿　破散波浪速復危
極惡大病逮害深　貧窮潛流俱陷沒
病苦憂愁如箭射　師子吼聲振野中
衆鳥聚居憂卵中　貧窮憂苦亦如是
昔於善人不行施　不起清淨信施心
今時無福子母同　見諸樂事如怨障
往昔不曾施乞人　猶如羸劣福下劣者
今生子母破壞時　艱難危逼苦同受
往昔地方諸賢聖　不曾恭敬復輕慢
今生子母破壞時　亦被他人所輕慢
昔曾鬪嬈諸賢聖　或復打擊於他人
今生被他打擊時　杖木瓦石苦當受
昔不尊重於他人　或復出語而呵毀
今生子母破壞時　所向被他還毀責
先世不曾尊重人　或復於他起輕慢

今生極惡苦難多　爲他輕慢還隨逐
子母先世俱悭惜　見乞丐者不捨與
我今貧困衣亦無　他人還復不施施
往昔或於他人事　多興違礙及障難
今生眷屬悉分離　徒增苦惱長悲泣
往昔遺留及失時　不施他人床卧等
今生荊棘地中眠　報應昭明自當受
衆妙莊嚴諸床座　往昔不曾施善人
今生坐起地爲床　廣多荊棘而叢聚
往昔不曾施鞋履　及彼乘輿諸樂具
今生跣履於地中　觸處廣多荊棘等
舍宅宵宿及器具　往昔慳心不曾施
恃其豪貴自尊高　雜穢聚中今墮入
往昔曾見枯悴人　炎渴之時須水飲
雖見不肯施清泉　今生面目極乾悴
往昔貧人及親友　以飢苦故來求食
不起尊重淨施心　今生無食自荒亂
昔見他人利樂事　雖生多種嫉恚心
于今還感卑下人　他來於已生瞋恚
子母往生恃豪族　於他常起憍倨心
或復觸嬈有德人　今招極惡苦甘受
無始輪迴生死海　一切病苦大怖畏
不曾施藥爲蠲除　今招大病常縈逼

父母尊長修行者　乃至最下貧窮人
飲食沐浴不施霑　今生無福招貧苦
我今飢渴極疲悴　飲食衣服悉皆無
諸病諸苦逼迫心　今時何人為救護
子母今欲作奴婢　何人容許願承事
今時二命若獲存　此亦世間極難得
苦哉先世不作福　苦哉貧困今如是
而此國城大豐饒　無人為我作依怙

時妙耳商主之妻說是伽陀已忍受飢渴身心憂惱子母同處隨業而住彼妙耳商主昔涉大海營賀資財船舫破散沉溺所獲浮一板木仗一家童涉歷艱危扶持得渡路中求乞歸滿度摩城近屆一村宿止于彼有一耕人守護彼村其人見此商主素曾識面乃自思忖今此商主何故憔悴容狀若斯諒其所獲金寶財貨一切破散唯仗家童扶持來此我今或以商主之家焚蕩事緣而告語邪或復商主後當自知念已即時持水授與令其灌手復以二蓽豆餅奉之令食時妙耳商主自念我今不應空手而歸含中乃取一餅留之懷中次破一

餅與童分食食已明旦漸次前進而彼商主容貌枯悴身力困疲著弊垢衣漸至城邑時醜相童子先在殘破舍中至明旦時忽自思念我今飢渴消瘦若此餘命雖存其將何用我今宜往自求殞謝念已即時詣其母所前白母言我今欲往翁父園中母言隨意

時妙耳商主既入城已漸到本家見其舍宅崩毀眷屬分離寂寞無依唯一土聚見已自念我之舍宅一何如此商主即入殘破舍中見其妻室同一女使寂居其內妻之容狼乾黑度羸破弊垢衣掩覆身體見已唱言苦哉苦哉何致于此商主言已悶絕躃地涼風觸身久還蘇息妻乃趨前高聲號哭徐徐具陳家之前事即時商主長吁而言我於曩昔不植福田復不修作諸福力事今招如是種種破壞我於今時當何營作復何適詣當有何人而相顧矚誰人悲愍斯貧困苦我今沉溺貧窮大海誰來濟拔我今陷沒破散泥中誰為洗滌我今設

寬廣大憂河誰為濟渡我今值遇貧苦深怨誰為力敵我今深植諸苦根株誰為除斷我今已固貧窮樹根誰為開掘我今為彼渴愛大火炎熾燒然誰為息滅我今為彼不淨所染狂象抵觸誰為調制我今為彼諸苦毒蛇毒氣衝螫誰為解除我今為彼一切破散貧窮大軍而來鬬戰誰為摧伏我今為彼一切苦惱體性堅牢貧窮杻械束縛於身誰為脫免我今深處貧窮窟宅誰為引出我今久止貧窮之舍扃閉牢固誰為開舉我今為彼貧窮惡者固來侵逼誰為遣除我今淪墜險惡流中誰為濟接我今為彼貧窮難險逼逐怖畏誰為救護妙耳商主發是多種悲切言已又復高聲作是唱言於三界中唯佛世尊最尊最上無有少法不知不見一切解了諸佛世尊法尒如是具諸相好光明皎絜如日普照又如摩尼清淨之寶治瑩無瑕具諸勝德如蓮花開如日初出如帝釋弓清淨柔輭瓔珠輪相光明燄赫狀猛火中投以酥油轉

增炎熾又光明雲衆色具足如孔雀身有衆色聚佛光普照破諸昏暗生老病死爲三有籠佛智慧力悉能開決佛已積集無數百千功德善力所成相好佛光絜白其猶白象白花白衣如雪如藕清淨可愛佛光煥耀如閻浮檀金初出火鈹光明顯照其類山峯廣大熾盛殊妙無比佛諸相中身毛細澤一一右旋圓光纖任自在照耀眉間白毫現殊妙相面輪清淨如蓮初開又佛昔於三大阿僧祇劫中廣以頭目手足身之上分及身血肉妻子奴婢象馬車乘妙好衣服坐卧之具金銀珠寶已諸所有乃至王位國城一切能捨增長無上菩提廣大勝行以無礙力摧伏魔軍清淨絜白如秋月輪千光明遶周帀照耀高顯出現猶若山王淨月光照雲翳散空絜白之狀復如象牙又如乳海如白花開清淨嚴好佛身晃耀亦如金山衆相嚴具如孔雀峯如瑠璃山圓光上燭佛以現證智火燒除諸惡悉如灰燼有諸天王常來恭敬是諸天

王各頂寶冠摩尼珠寶及彼真金殊妙莊嚴礼奉世尊淨蓮花足而佛雙足皆殊勝相足十指甲如赤銅色薄潤可愛足指甲端猶半月相其蓮花足清淨無垢具衆莊嚴踐蹋衆生貪愛樹枝又以智光照破一切無明癡暗普盡世間同一親友以無緣慈等愛衆生住不思議大智境界攝伏一切龍蛇等毒廣大積集無數百千難行最上功德勝行無量劫來廣修福事以智慧劍破斷衆生無始一切煩惱樹根梵王帝釋十方護世等諸大衆咸共稱讚佛勝功德及佛正法諸佛世尊起大悲心普攝世間同一護念無復有二以無二言平等說法住奢摩他毗鉢舍那善說三種調伏之法已渡四流運四神足以四攝法於長夜中如理修作成熟衆生斷五分結超越五趣具足六法圓滿六波羅蜜多開七覺花示八正道善修九次第定十力具足名稱普聞徧十方界獲得千種最勝自在晝三時中夜三時中常以佛眼清淨光明普觀世間

何法是增何法是減何法難苦何法危險何法逼惱何法具有難苦危險逼惱何法微小何法漸增何法廣大何者沉溺生死大海我爲濟拔何者爲彼諸業煩惱大羅剎娑之所吞食我爲救度何者爲彼貧窮蛇毒所傷蠚時我爲解除何者爲彼瞋火燒心極炎熾時我以法甘露雨灌注心頂何者爲彼癡冥所覆深暗逼惱我以清淨光明照燭安置於彼無上高極三摩地峯何者久嬰極重病苦我以八正道藥善爲治療普令獲得盡苦邊際何者久處貧窮之室扃閉牢固我爲開舉何者爲彼無智暗冥障翳淨目我以智藥善爲開明何者爲彼極惡杻械檢束其身我爲脫免是時商主復說伽陀曰

海水朝宗或失時　應時決定無差失
如來隨感化衆生　令時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普徧觀察此世界中見彼妙耳商主貧窮困苦陷沒艱危憂畏泥中觀已即時發大悲心著衣持鉢入滿度摩城

次第乞食是時城中長者居士及婆羅門商主人民及無數百千之衆見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入城乞食皆持上妙清淨飲食悉欲奉上世尊如來充滿鉢中

是時世尊爲欲悲愍妙耳商主故詣四衢道中央而住佛身光明諸相具足如初生日清淨可愛如雲住空莊嚴殊妙如秋天月如劫波樹又如珊瑚妙寶之樹莊嚴可愛復如金幢金樹高顯焰赫如衆寶聚高積寶山自在次序猶如鵝王戲金蓮沼行步直進如愛羅鞞羅天中象王處蓮花池如師子王具大威勢莊嚴奇妙周徧十方大吉祥聚如來足下千輻輪相嚴淨殊特柔輭妙好如如來身有喜旋德文於二足心有彌那相殊妙莊嚴足十指甲皆赤銅色光明可愛如初生月指甲狹長紐一光淨諸指柔輭如兜羅綿足跌圓滿妙善安立清淨皎絜殊妙無此佛身光明普照十方其光亦照妙耳商主殘破之舍是時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所放光

明焰赫清淨猶如真金初出其餘又如種種清淨妙花開敷莊盛廣大嚴飾時彼商主殘破舍中內外普照光明映徹是時商主覩斯光已深生驚異懼然而起乃見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具三十二大丈夫相金光晃耀衆色莊嚴見已即發最上希奇淨信之心即作是念我今貧乏而無一物奉上世尊迴顧已身見先所留一菉豆餅持謂妻曰我先持歸一菉豆餅今欲奉上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應悲愍貧賤之物成最上施物雖至少心極清淨于今小植布施淨種願佛受我此所施物當得救拔貧窮困苦妻荅夫言善哉仁者斯爲最勝以此善根當爲出離生死之因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四三頁上四行首字「決」，麗作「決」。

趙城縣廣勝寺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一　十五紙　士

（雲字號三藏沙門故大夫試鴻臚卿海東傳教大師臣慧琳等奉詔譯）

尒時妙耳商主即作是念我於此城昔時富盛而今貧困以此少物如何行施今雖如是或此城中臣佐吏民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衆商主等及多人民咸悉覩見我以少物奉上世尊我今應求一葉而用裹覆勿使他見作是念已即時入已殘破舍中徧求其葉竟不能得是時商主内自毀責苦哉我今無福斯極傷感吁嗟即時出自舍中發生廣大清淨信心但持一餅奉上世尊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清淨鉢中施已肅恭頂礼雙足發是願言世尊願我以此淨信施法微少善根過此生後當來不於一日之中受斯貧苦得大富盛諸所受用隨心圓滿妙耳商主發此誓願礼奉毗婆尸如來之間以佛神力彰現勝報即時枯瘦羸弱容儀隱而不現還復昔日圓滿妙好顯明色相妙耳商主勝願所資適悅而住

（金色童子經卷十一　第二紙　上字號）

于是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出滿度摩城還復曠野佛遊止處是時城中與妙耳商主先知識者諸長者等中有一人乃謂衆言汝等今時咸共見彼妙耳商主破散貧困艱苦若斯不應棄捨多能濟一一不贍多仁者咸應共均所施隨有施者同置一處言已即時諸長者等各以無數眞珠妙寶耳璫環釧及餘種種殊妙服飾多百千種而用助施於刹那間金銀珠寶衆莊嚴具其量高積時妙耳商主見衆所施殊勝事已即謂妻言汝且觀此淨施種子能生善牙其妻即時心大歡喜遥向毗婆尸佛肅恭頂礼即時運置所施衣服莊嚴等具入自舍中是時醜相童子先往翁父園中以其飢渴苦惱逼迫醜惡增甚童子心極愁憂猒惡即自惟忖我今云何罪業所感無福應自求殞絶念已即詣波吒梨樹極高抄枝攀樹而上枝折隨墜身

身體損傷極受苦惱諸佛世尊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無不解了是時毗婆尸如來以淨佛眼過於肉眼見是醜相童子受斯苦惱即時起大悲心乃運神力詣彼園中以百劫積集慈愛光明照觸彼身童子蒙光照觸之時身支苦痛悉得銷散息除飢渴速獲輕安即時舉身乃見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百千俱胝那庾多劫積集清淨最上難得三十二相微妙莊嚴光明普照童子尒時見佛清淨相好殊特起淨信樂脫自身中黃色片衣可及尺量持以奉上毗婆尸如來發生最勝清淨之心置於佛上及持一莖迦蘭膩迦花亦以奉之由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威神力故其衣分量稱可佛身花猶傘蓋大如車輪住於佛上時醜相童子見是相已轉復增勝發生廣大淨信之心即時恭敬礼佛雙足發大誓願說伽陀曰

醜相童子隨力施　如來最上二足尊
願我從今過此生　當來獲得妙色相
身有金色妙衣飾　金光晃耀所莊嚴
口中優鉢羅花香　身有旃檀妙香馥
身如金色膚體妙　一切見者適悅生
一切愛染悉綱除　一切教義皆明了
如理語義悉合集　遠離一切非義利
最上一切諸所覩　諸相莊嚴咸具足
願當得佛普成就　慈心愛念諸衆生
衆德清淨大吉祥　諸妙珍財悉圓具

醜相童子說是伽陀發大願時以佛神力現彰勝報即時童子摭醜惡相隱而不現轉成殊妙端嚴色相身如金色自然忽有金色可愛嚴好衣服從空而來被童子身復有環釧瓔珞等莊嚴具又諸天子空中雨衆殊妙天花所謂迦蘭膩迦花優鉢羅花瞻波迦花鉢訥摩花俱毋陀花曼陀羅花等及天妙香謂旃檀香沉水香恭俱摩香多摩羅鉢多羅香及抹香等又復空中發大聲言奇哉能於佛如來所種植淨施可愛種子最勝牙莖現獲出生是時空中所雨香花廣大無數量積于膝

尒時毗婆尸如來即出園中還復曠野佛遊上處彼妙耳商主於自舍中忽謂妻言我之有子今在何處妻荅夫言童子一時來謂我言欲往翁父園中今未迴復夫宜速往園中尋訪或彼童子自殞其命夫主復言何故我子致如是邪妻復荅言子以醜陋加復貧困飢渴所逼事至于茲商主即時速詣園中尋求其子到已乃見有一童子妙相端嚴身如金色其所被衣亦復金色衆莊嚴具而為莊嚴人所瞻愛如天童子勝相光明見已驚異即作是言奇哉奇哉具福之人能生此子言已即時謂童子言汝是何人之子童子荅言我是妙耳商主之子商主即時深自惟忖今此童子豈非於我而翫戲邪念已轉復心生疑惑審細觀已而復謂言童子汝應如實而說的是何人之子童子復言仁今何故如是推求如實言者我是妙耳商主之子商主又言奇哉童子固相戲翫何至如斯商主即當審觀其事如實知已又復謂言童子所以然者我子本來容儀醜惡汝今狀貌殊妙端嚴因何醜陋成端嚴相是時

童子開熙怡目即爲商主說伽陀曰
我昔爲彼貧窮火　炎熾燒然逼我心
投樹攀彼極高枝　隨枝墜地欲殞命
枝墜身傷苦侵逼　僵仆于地息微存
介時迷悶不覺知　於刹那間命將謝
是時毗婆尸如來　觀已即起悲愍心
以悲愍故大聖尊　來降園中救度我
佛身光明眞金色　三十二相衆莊嚴
明顯猶初出欲金　普徧照耀十方界
蒙光照觸我支體　觸時旋復得清涼
由是一切和悅生　無比甘露而灌注
飢渴煩惱衆苦集　一切不善居我身
由佛慈光照觸時　我於刹那皆息滅
我見牟尼大聖主　最勝吉祥妙光聚
由斯發我勇猛心　見已我時能自舉
世尊最上大吉祥　猶如寶山而高顯
復如電光徧十方　我昔見已生淨信
由是心生大歡喜　脫身所著小片衣
持以奉上佛世尊　發生最上清淨信
迦蘭膩迦花有一　我亦持以奉於佛
以佛神力住空中　猶如傘蓋而徧覆
彼時見已心歡悅　恭敬頂礼佛雙足
我以眞實清淨心　即於佛前發大願

願我以此施佛因　過今生已至當生
捨醜陋相獲妙容　畢竟出離生死海
言已天降金色衣　體相莊嚴亦金色
身出優鉢羅花香　口中旃檀香馥郁
由此最上勝願力　如我所作悉圓成
如是多種妙相嚴　所生諸相皆悅意
大雨無價妙衣飾　黃金之色復柔輭
此衣俱時從我身　於刹那間能出現
是時復有諸天衆　空中徧雨妙天花
及彼清淨諸妙香　所謂旃檀沉水等
空中復言大奇妙　又奏諸天妙樂音
咸稱歸命佛世尊　發如是聲徧一切
今此所作皆勝善　故我妙相獲如是
一切見者和悅心　色如金光淨無比
妙耳商主聞是偈　偈陀已即時踊躍身
毛喜豎於須臾間　發生淨信合掌遙
向毗婆尸如來恭　敬頂礼審諦觀觀
妙相童子已作如　是言童子今宜與
父同復本舍時妙　相童子乃於其父
起尊重心即時趨　前而伸拜奉作是
白言善來尊父言　已即同還歸本舍
介時帝釋天主徧　觀下界具知其事
即作是念此妙耳　商主能於佛所善

作佛事豈應棲止　殘破舍中念已即
告毗首羯磨天子　言汝今宜往妙耳
商主殘破舍中化　成殊妙清淨舍宅
四寶所成八重層　級是時毗首羯磨
天子受教命已於　刹那間至滿度摩
城商主之舍化淨　舍宅嚴以四寶八
柱棟樑層級次第　高顯妙好戶牖軒
窻垣墻具足門置　樓閣象牙莊嚴如
巷羅果寶繩交絡　垂珠花瓔豎立幢
幡周帀妙好絜白　嚴淨狀如月光復
如雪聚繒綵間錯　及有無數金銀瑠
璃水精瑪瑙帝青　大青等諸妙寶而
爲莊飾四門各各　置一金瓶悉用滿
盛八功德水復有　無數百千殊妙珍
寶充滿其舍時妙　耳商主還至自舍
見是殊勝寶嚴舍　宅見已驚異心生
歡喜其妻即時心　喜躍故持金瓶水
授其夫主而用盥　潅作是白言仁者
福力能招如是殊　勝之事此之最上
寶嚴舍宅由何置　邪妙耳商主加復
踊躍最上喜悅乃　於毗婆尸如來發
生廣大清淨信心　身毛喜豎合掌遙
向毗婆尸如來應　供正等正覺恭敬

頂礼發如是言佛是不可思議大如
意寶能為無上最勝福田作是言已
面目熙怡如蓮花相踊躍歡喜說伽
陀曰

功德所成大福田　遠離一切過失等
我植施種極纖微　現招勝報斯廣大
我昔隨心行小施　曾無最上施資緣
于今妙寶所莊嚴　清淨舍宅從何至
我昔舍中增憂苦　無餘所有唯垣墻
今何明豁狀雲開　絜白清淨如秋月
我昔舍中徧空缺　蟲鼠來還孔穴多
于今最上寶莊嚴　窓牖煥明悉清淨
我昔舍中多穢汙　狐鳴犬吠衆惡聲
于今舍宇妙莊嚴　諸寶滿盈從何至
我昔舍中蛇蟲滿　片衣破弊無所有
于今具有微妙衣　寶拂垂珠而可愛
昔舍火燒亡人骨　大來齒齧惡增多
于今廣有妙香花　殊妙莊嚴從何至
昔時貧悴深憂苦　泣淚如雨日常流
于今寶地淨無塵　徧灑旃檀妙香水
昔為大火所焚燎　鴟梟門上穢汙流
于今嚴以妙珠瓔　金寶色光從何至
昔居破舍門雙毀　空豁周圍無礙遮

于今門戶水精嚴　高廣妙好從何至
我昔久居殘破舍　傾危弊惡衆皆嫌
于今堂宇妙嚴成　悉是摩尼衆寶柱
我昔貧窮苦逼迫　悲聲普聞於四方
于今鼓吹振洪音　箜篌妙響復清美
我昔舍中多雜惡　焚餘枯骨悉充盈
于今多種妙愛珍　寶聚莊嚴充其內
往昔象牙寶嚴具　墜散燒爇悉無餘
帝青妙寶今復嚴　周帀盡成水精舍
諸妙座具昔焚蕩　觸目俱無藉於地
于今種種妙莊嚴　座具依次而周備
昔時藉地以為座　穢汙諸物悉充盈
于今柔輭妙繒茵　處吉祥座而適悅
昔於雜穢荊棘地　鋪草為床而寢卧
于今柔輭兜羅綿　用作床敷深悅意
昔時焚毀多雜類　舍中穢氣廣充盈
于今殊妙衆香熏　滿室氤氳而可愛
昔時內外皆焚爇　誠哉破壞中破壞
于今種種妙珠珍　行列莊嚴深愛樂
昔居破舍蹂復漏　鴟鳥來還糞穢多
于今廣大妙舍中　珠瓔垂布增嚴好
昔時貧苦深逼迫　伸手號聲怖畏多
于今建立寶幢幡　清淨莊嚴極勝妙

頂礼如來大聖尊　為福田師我歸敬
今起悲心來此中　救拔我出貧窮海
歸命世間最上尊　一切智號毗婆尸
今起悲心來此中　令我善得成就事
譬如天中廣勝殿　功德莊嚴不思議
今起悲心來此中　令我所居同彼勝
我今歸向三界師　高顯猶如枳羅峯
我今居止此亦同　狀秋天月而皎絜
我念昔於此大城　極受貧窮諸困苦
由佛悲心來此中　獲大財富而最勝
我今植種方微小　旋招果利廣復深
佛於世間勝上尊　何人不伸供養事
妙耳商主說是伽陀已於佛世尊益
生淨信乃作是念我佛世尊來降于
此令我獲得多殊勝事我今宜應請
佛世尊及聲聞衆首於自舍微伸供
養作是念已即時商主於毗婆尸如
來及聲聞衆發生廣大尊重之心迎
請于舍備以百味淨妙飲食於七日
中度伸供養飯食事訖頂礼雙足作
是白言乃至盡壽我以一切受用之
具供給供養當佛來應商主供時他
舍有一守田之人於平旦時來詣主

家受食而還於其中路聞佛世尊有大聖德彼妙耳商主持一豆餅而用獻佛即時獲得吉祥勝相聞已即於近側問一優婆塞言仁者彼佛世尊具何聖德神力若斯優婆塞言子今當知佛世尊者功德巍巍不可度量廣大最勝我何能說然今為汝取要言之汝應善聽彼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具足最上大丈夫相清淨莊嚴色光晃耀猶若金山日月光明不能等比是勇猛者具善戒者妙身相者善語業者寂靜心者妙莊嚴者善面目者善所作者善知法者善忍辱者善辯才者善調伏者善化他者知律儀者善柔順者能知恩者善觀瞻者寂諸根者斷諸愛者息瞋恚者破癡暗者開解脫者立正法者止非道者示正道者顯真實者斷疑惑者息煩惱者破諸魔者救世間者真大法王真實大士世間大尊大智慧幢大勇利語大福德藏大法本源大聖導師大法荷擔大法聞持大施福田梵王帝釋恭敬供養勝出世間利益

衆生一切最上諸漏已盡息苦邊際是大阿羅漢廣大明了一切法律自在無畏諸論議中問荅最勝不為一切過失染汙開發一切勝妙之義於諸色相戒行禪定精進智慧雖復圓具無所取著說法無礙脫諸苦惱離諸戲論為他開示損益之法大慈方便普施衆生示調伏為大醫王善療衆病具自然智三界特尊身相敦肅無量威光少欲喜足知時知義正智具足摧煩惱寃息三毒火八法不動世間衆生極大苦惱陷溺無智大泥滓坑普觀察已佛以智力隨為救度佛於一切衆生起悲愍心以自色相威力聖智最上施作使令出離佛為世間解脫諸若諸驚怖者善為安慰一切沉溺生死泥者善為提扶一切炎熱燒煑心者善施清涼懈怠衆生普為開發起精進行佛於往昔無數百千生中廣以飲食衣服座卧之具象馬車乘妻子奴婢頭目血肉割截支體種種行施賢愚平等離諸有相佛於一切衆

生起諸方便思惟利益於一切時普觀世間一切衆生老病死苦愚迷動亂沉沒無依若其現前若不現前佛悲愍心普觀察已悉安慰之如諸佛說若無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諸功德設經無數百千俱胝生中終不能得無上寂靜大菩提果所以然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勤修諸行於一切衆生中最上最尊具大名稱行安隱法諸識圓明廣大精進所發誓願畢竟無虛破癡暗離諸過具衆德寂靜心調三業不染著諸根境得自在無後有具無量威德光衆莊嚴大智藏相清淨如滿月天王龍王阿修羅王一切天衆恭敬信奉礼拜讚歎福慧圓滿仙中大仙狀如金光初出其餘法中自在法中最上自度度他到於彼岸一切上首為衆所尊如大龍王解脫無畏為天中天善男子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具大功德最勝無量以少言詞豈能讚歎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一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一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四六頁中末行第四字「上」，麗作「止」。

一　四七頁上一四行「大聖主」，麗作「大聖尊」。

趙城縣廣勝寺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二　十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臣施護等奉詔譯

時優婆塞復說伽陀曰

色相謙柔衆德具　圓成妙好普莊嚴
自捨如來大覺尊　餘無等比最上士
佛聰利智亦無等　佛大牟尼無比類
佛聖言說無與等　佛勝妙樂亦無等
佛聖解了復無同　佛極尊勝無比類
佛大法器無與等　佛爲世父亦無等
佛善調柔復無同　佛爲親愛無比類
佛爲大師無與等　佛爲善友復無同
佛爲善友復無同　無染遠離於憒鬧
無我無怖無不伏　無怨無患常清淨
已超三有險難中　念力具足大自在
清淨善調殊妙相　佛最勝上無等比
普開衆生利益門　所說最勝如法儀
摠略眞實衆德聚　汝應信受此功德
佛爲三界無上尊　時守田人聞彼優婆塞說是如來勝
功德已發生淨信身毛喜豎即作是
言彼妙耳商主以一豆餅奉上毗婆
尸如來種植最上清淨施田於刹那
間商主即得離諸貧苦仗佛神力以
極少物淨心行施願力所資以是勝

因獲如意寶今毗婆尸如來應供正
等正覺經俱胝那庾多百千劫中不
得值遇極難得見而佛世尊於百千
劫中修成無上廣大最勝利益衆
生無量福行隨起悲心廣以方便
救度衆生生死煩惱毒蛇所蟲墜
墮極苦慈心愛念猶如親友而我
今者家無財物雖久力營曾無小
畜然以淨心將自守田所得之食
雖極微小持用奉上又當發願普
願一切衆生皆得最上意願圓滿
彼守田人發是言時毗婆尸如來
應供正等正覺即以神力現住其
前時守田人見佛世尊威德殊特昔
未曾覩身相端嚴猶若金山其光
晃耀映蔽日月見已即時發生最
上廣大信樂以清淨心持所有食
奉上世尊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
正覺清淨鉢中施已加復極生淨
信頂礼佛足發大誓願說伽陀曰
以此施佛所獲福　願我過於此生後
當起最上悲愍心　普觀衆生作利益
如佛所證無上道　如佛相好衆圓成

我當成佛亦復然　普獲一切無等法
如佛宣說於正法　如佛成就一切智
我當得果亦復然　具一切智善說法
如佛降伏魔軍已　善轉清淨太法輪
我當得果事還同　降伏魔軍宣正法
佛於生死大海中　自度度他皆出離
我當亦度諸衆生　出離同歸無上道

尒時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即發甚深廣大雲乳音聲爲守田人而授記言善男子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一切義成爲三界師具大威德以勝上力降伏魔軍如佛所行施作佛事時毗婆尸如來爲守田人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已還復本處

彼滿度摩城一切人衆普聞其事乃至國王聞是事已念守田人善根力故王乃嚴整車駕來詣守田人所發信重心嚴以寶象上安其座勑令彼人而乘于象同復王宮授王半位時守田人即白王言如王之命非臣所欲如臣志樂願求出家淨修梵行其王即時勑從志願王乃復宮時守田人即於毗婆尸佛法中求佛出家乃

至盡壽修持梵行其後命終生化樂天乃至最後彼妙相童子以具勝德故衆共冊立如王法儀統臨王位經六萬歲正法治化謝世之後生兜率天

尒時尊者阿難告阿闍世王言大王於汝意云何彼毗婆尸佛法中妙相王者豈異人乎即此金色苾芻是其王昔見毗婆尸如來以貧窮故脫身所被一小衣片而用施佛施已即發廣大誓願由斯善業於天人中受勝妙樂處處所生身皆金色有金色衣自然覆體生時天雨衆妙天花乃至于今具大福德身有妙衣旋脫旋生具諸勝相彼時妙耳商主者即今日照商主是彼時妙耳商主之妻即今日照商主妻是彼時女使者即今迦尸孫那利童女是彼時家童者即今勇戾大臣是

尒時阿闍世王復白尊者阿難言此金色苾芻復造何業昔無過咎爲人虛妄構以深緣置鐵叉上將殞其命又復何因旋即出家證阿羅漢果尊者答言大王過去世中有佛出世名爲妙

月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時有一國城外有僧寺衆所棲上中一苾芻善說法要是時城中諸婆羅門及長者等皆來聽法利養供給咸共臻集乃至其後復有苾芻名曰無勝來止此寺加復明利而善說法辯才無礙言詞流澤音聲清美時諸人衆咸悉來詣無勝苾芻之所聽受說法其所演說初中後善文義深遠純一清白梵行之相是時四遠人衆聞已信慕飲食衣服座卧之具病緣醫藥皆悉供給而彼先來說法苾芻所獲利養由斯閒絕是時說法苾芻即自思惟今無勝苾芻同止于此於我利養必當閒絕又復由此利養絕故彼多聞智者及諸信士豈非於我不尊敬邪乃生怖畏念已即時虛構方計用遮其事故往召一婆羅門童女使其來還妄起染緣誘訕於彼無勝苾芻是時童女如命而行其後一日彼說法苾芻與諸苾芻共會僧房門首如常語論童女忽來而謂衆曰汝出家人中豈有非梵行邪所以然者彼無勝苾芻

向者於我逼以染緣梵行人中此非道理
時諸苾芻聞已掩耳謂童女言莫作是說
勿使他人聞此惡言唯說法苾芻出不善
語謗彼無勝苾芻謂言如實不善所作乃
至其後展轉聞于無勝苾芻彼又聞已即
作是言彼說法苾芻何故於我發是語邪
言已即詣彼苾芻所到已謂言我於尊者
無所觸嬈何出惡言固相譏毀時說法苾
芻轉起恚心復出惡言增加呵毀謂言汝
有此罪後當應受鐵叉之苦時無勝苾芻
聞已自念如斯行業壞修行法知是事已
即自收舉衣鉢受用出離其寺詣一樹下
隨意接止是時四衆見已即同奔逐勸誘
欲令迴復竟不從命時說法苾芻後自惟
忖我今所作誠為不善以利養因起惡趣
業如是審思心極追悔我應詣彼求其懺
罪念已即時速出其寺訪尋尊者無勝苾
芻深自毀責滿目淚流猶如稚童啼哀莫
止是時無數百千諸婆羅門長者等衆咸
覩是事到已即時前詣無勝苾芻頂礼雙
足作是白言尊者我今懺罪願尊忍可我
如稚童我如愚夫我不明了貪利養故造
不善業以虛妄緣出不善語謗訕尊者深

為罪咎深為罪咎尊者悲心願垂忍可無
勝苾芻荅言大德我已忍可我今俱為心
猒憒鬧棲止樹下跏趺宴坐端身正念修
寂靜行說是語已時無勝苾芻發生最上
猒離之心靜念世間誠堪懼遷流謝滅
諸行不停五衆循環生死流轉乃至帝釋
諸天供養稱讚皆非究竟念已即時兩翼
騰驤狀如鵝王高舉空中清淨潔白一切
大衆咸悉瞻覩發生最上淨信之心即於
空中現諸神變時說法苾芻見是事已即
作是言苦哉我今云何於此大仙聖者而
興譏毀言已悶絕僵仆于地
是時妙月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知是事已
起悲愍心念此苾芻無令嘔血而致命終
即運神力來現其前而佛世尊乃舒清淨
綩鞔百福相手摩苾芻摩觸頭頂善安
慰之而彼苾芻佛手觸時還得本心即獲
輕安苾芻旋起乃於佛前諦誠懺悔
尒時妙月如來普為大衆說伽陀曰
士夫處世間　口出惡言詞　其猶利刀斧
斷割於自身　應讚而起謗　應謗而起讚
惡語由口生　所出自不覺　起惡心初小
如博弈輸財　此中大惡興　謂謗阿羅漢

心起毀謗因　衆生墮惡趣　心起清淨因
衆生往善趣
尒時妙月如來廣為四衆宣說妙法示教
利喜已還復本處
復次尊者阿難告阿闍世王言大王於汝
意云何彼時說法苾芻者豈異人乎即此金
色苾芻是昔於無勝苾芻之所起虛妄緣
惡言謗訕得果聖人由是業報五百生中
墮大地獄一一獄中受苦報盡復五百生
墮餓鬼趣復五百生墮畜生趣彼彼報盡
後五百生得生人間一一生中本每懲罪
為人虛妄構以染緣登鐵叉上受大苦惱
乃至于今惡業報盡最後為彼勇戾大臣
枉執罪染置鐵叉上我以神力救令得脫大
王是人由斯罪業故招苦果昔以善根於
妙月如來法中淨信出家修持梵行由斯
善業於今釋迦如來法中清淨出家斷諸
煩惱證阿羅漢果是故大王世間衆生寧自
受苦不應於他起謗訕心自怖惡名不應令
他亦招惡譽若自受樂即當分與他人樂
事尊者阿難說是法時有無數百千衆生
獲大勝利或有證得須陀洹果者或得斯
陀含果者或得阿那含果者或得阿羅漢

果者或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或發聲聞菩提心者或發歸向心受近事戒者又復會中有但知佛可信知法可歸知僧可奉者

尒時日照商主即於會中右膝著地肅恭合掌前白尊者阿難言尊者我昔曾發願言欲於自舍延請世尊及苾芻衆備以飲食微伸供養一一苾芻各以價直百千上妙之衣而用奉施苦哉尠福今佛世尊已入涅槃我今至誠請尊者等諸苾芻衆舍中供養尊者告言善哉商主隨汝所願我當同彼盡閻浮提所有一切釋迦如來聲聞弟子咸悉來集赴汝所請是時日照商主滿其所願心大歡喜即時嚴潔國城內外除去一切土石沙礫豎立幢幡偏處徧灑旃檀香水垂諸花纓衆寶嚴飾燒衆名香散諸妙花如是殊特廣嚴布已備設種種清淨最上香美飲食至明且時施設妙好茵褥床座閒布清淨妙香水瓶食時將至遣人奉白尊者阿難飯食已辦願尊降赴是時尊者阿難即以神

力踊身空中放金色光普徧照耀此贍部洲空中自然鳴擊乾稚振發大聲出如是言所有世尊一切聲聞大衆其得通者各各以自神力來赴所請諸凡夫衆假以尊者阿難神力亦悉來赴是時一切聲聞衆等聞乾稚中所出言已各從彼彼所住方處謂忉利天及大雪山大野山摩羅山佉祇羅山香醉山妙高山持雙山持軸山你民陀羅山并諸園林樹下州城河池及彼大海仙人住處乃至路傍空舍棄屍林等如是等處大苾芻衆從三摩地起於剎那間各踊空中如阿輪迦花青黃赤白彩雲徧覆自空徐來入王舍大城於剎那間內外充滿三俱胝數其類有三一者漏盡衆二者有學衆三者凡夫善衆是時尊者阿難及諸大衆既至會已上中下位依次而坐時日照商主普徧觀察衆坐已定即以最上清淨飲食自手持奉尊者阿難及諸大衆飯食已訖各滌應器商主即時復以價直百千上妙三衣而欲奉施尊者等衆發清

淨心瞻仰之際時金色苾芻知其父意即作是言我今爲父助行施法言已於剎那間即脫自身所被金色三衣次第奉施彼尊者等三俱胝衆旋脫施生衣無竭盡是時空中百千天衆俱發聲言奇哉奇哉甚爲希有空中復奏種種天樂雨衆天花尒時諸方來會一切大衆國主阿闍世王等宮嬪眷屬臣佐吏民舉熙怡目見是事已咸悉歎言善哉善哉甚爲希有又復三讚是言奇哉植福果報殊勝奇哉諸福有大力能奇哉布施深固福田是故應知若植施種勝報不虛諸有智者審觀如是福果報事其誰不植清淨施田如是言已無數百千人衆合掌頂礼俱發聲言南無佛陀邪尒時尊者阿難普爲大衆廣說布施清淨之法日照商主即從座起右膝著地向尊者阿難合掌頂礼三白是言尊者我今獲觀如是勝相非父非母非王非天非親屬朋友非沙門婆羅門所能施作唯尊者悲心善救駿我如我昔日以恩愛心泣淚如海

尊者神力枯涸愛源作是言已說伽陀曰

尊者已離生老死　天上人中皆供養
千生難得見聖尊　今見無虛勝果利
時尊者阿難廣爲一切諸來會衆如
應說法示教利喜作佛事已會中無
數百千天人及王舍城一切大衆咸
發淨心歸命頂礼作如是言我等今
者各獲善利言已即時從座而起出
離會中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二

譯經　孔目官　正議大夫　試光祿卿　上柱國　賜紫沙門　臣　義淨　奉　詔譯
三司　大將軍　右武衛將軍　上柱國　賜紫沙門　臣　法藏　奉　詔譯
講因明唯識論仁王經　賜紫沙門　臣　義淨　奉　詔譯
講因明唯識論法華經　賜紫沙門　臣　義淨　奉　詔譯
講大台教文華嚴經　賜紫沙門　臣　法藏　奉　詔譯
講百法論生經　賜紫沙門　臣　義淨　奉　詔譯
講六卷經　賜紫沙門　臣　義淨　奉　詔譯
講六卷經廣演教大師　賜紫沙門　臣　法藏　奉　詔譯
右仁王經有座講明百法論惟美師　賜紫沙門　臣　義淨　奉　詔譯
[illegible]　賜紫沙門　臣　義淨　奉　詔譯

右武衛將軍有座講法華經觀經正因大師　賜紫沙門　臣　義淨　奉　詔譯
左街講論首座講生經百法論傳教大師　賜紫沙門　臣　法藏　奉　詔譯
梵學　慧　悟大師　賜紫沙門　臣　義淨　奉　詔譯
西天北天竺迦濕彌羅國演化大師　賜紫沙門　臣　義淨　奉　詔譯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流教大師　賜紫沙門　臣　義淨　奉　詔譯
[illegible]　賜紫沙門　臣　義淨　奉　詔譯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班　同　監譯經　臣　陳　文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　監譯經　臣　黃　元吉
[illegible]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五三頁上四行首字「語」，麗作「話」。